

採札



掙 扎

樓建南 著

現 代 書 局

1 9 2 8

1928 4 15 付排

1928 5 15 出版

1—1500冊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前 記

二十三年的青春，已經萎殘於心的苦悶之下了。只這一些兒，還保藏了我過去掙扎的遺痕。因此任是甚樣的幼稚與粗糙，也終竟經過了多次的苦厄，呈獻於一切能夠接受的朋友們的面前了。

並且謝謝，鼓勵我，幫助我，使我增加許多勇氣，得到許多便利的朋友們。我深歎我的報答是這樣使人失望。

作 者

一九二七的末日

目 錄

被忘却的人	1
憔悴了	9
老宣	19
酒鬼阿同和他的醜太太	41
報復	61
怯弱	79
秧歌燈	95
愛蘭	125

被忘却的人

S 是我祖母的內姪女，也是我叔母的從妹。在我們很寥落的幾個親戚中，她近來是一個被忘却了的人。

—— S 姑娘近來不知在什麼地方？——有一天在家人團敘的夜談中，我偶而向叔母問起她來。

——她嗎？——無往而不慈悲的叔母，由我的問語，打動了她的悲感了；——這個人多半是沒了的。還是去年的暑天裏，聽說她一個人跑到 U 哥的店裏，樣子很是憔悴，一進門便頹然的坐下說，『我今天要住在這兒了。』U 哥着了慌，女人那裏好住

在店裏呢？便把她送到近傍的旅店裏。到第二天去看時，她早已不在了。茶房說，「她昨天晚上吐瀉了一夜，今天一早晨，付了房錢，叫了一輛車子走了。問她到那裏去，她說到H.D.花園去！」以後便沒有消息，多半是在什麼地方死了。

——那麼爲什麼不去找呢？

——誰願意去，外國人的地方，並且說不定是廢語呢！叔父這樣說了。

——可是也難說吧，H.D.不是相信佛教的嗎，或是到他那裏去修道了。——叔母這樣的說——但是到底外國人的地方，也沒有誰能去。

——她不會信佛的吧。我覺得像她這樣的女子，總不至於投身空門中去的。

——不，她近幾年已喫了素。自然，年紀大了，終要灰心起來的。這一夜關於她的談話便結束了。

有一天無意中來了C舅父，他委實是我的表伯，但我是這樣跟着叔家的兄弟叫他的。他在杭州做律師，很難得到上海來的，談話中我又問起S姑母來，因爲他是S姑母的親哥哥，但是他也不知她

的蹤跡，和叔母一樣，懷疑她是死了，又懷疑她做了尼姑。

——新近有友人說起，在甯波的不知那個巷裏，好像見到她的。

——那麼，爲什麼不去打探她呢？

——母親（這是我的七十多歲的小舅婆）是這樣說，我也托了人，可是還沒有回音。

——最後他說：

——如果那一年和 Y 和好了，或者也不至如此沒結局了。但母親怕她這樣大的年紀生育起來，恐要吃苦；終於不能成功。

送走了 C 舅父，我獨自回到亭子間的寢室中，上了牀終於不能入睡，如像虫豸侵蝕心頭一樣的焦灼着，勾起了蒼茫的回憶與煩惱：

在我開始入學的時候，S 姑母是我家裏的常客，那時老祖母還在着，終日的坐在廂房裏唸高王經。她對於 S 姑母是異常厭惡的，只要看見了蓬鬆着的短髮，皮鞋，便會討厭起來的。母親和老祖母一樣，也不大歡迎她。我記得她那時在南京女子師

範讀書，暑假回來，便住在我家裏，她送我一枝紅的鉛筆。又常常把着我的手描紅字本，到了晚上，坐在院子裏乘涼，便給我講些故事，所以一家之中，我是最歡迎她的。記得有一次她到校裏去，我拖住了不放她走，她終於走了，我還整整的哭了半天，母親罵我：『這種人留着她有什麼好處，父親走的時候你到一點不哭。』真的，我覺得她比父親要好的多了。雖然她的抓得很雜亂的寢室中，儘是一些我所不能看的書；雖然她一天到晚喜歡晒着太陽往外面跑；但是她嘴裏許多有趣的故事，總是使幼小的我覺得戀戀難捨的。

後來我的年齡一天天的大了，從家人們的嘴裏，我知道了她的已往的歷史：她不肯嫁人，是幾位哥哥拖了上轎的，嫁去了第一天，就和丈夫鬧了；她把鴛鴦枕上的鴛鴦剪開了，不久就離了婚。雖然鄉間那時沒有『離婚』這個名詞的，她終於離開了她的名義上的丈夫 Y。她離婚後便給人家做家庭教師，積了一點錢，又去改入了南京的女師。跑到外面去讀書，已經是很使我們 Y 縣的人驚異的

了，何況又是女人。甚至據說，在辛亥革命以後，還投過女子北伐軍，所以把頭髮也剪去了。這樣，自然在老祖母與母親的意識中，她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怪物了。

當她們帶着輕蔑的口氣把這個歷史告訴我的時候，引起了我崇拜英雄的心理，越覺得她是可愛了。可是從此她的蹤跡也漸漸的少了，聽說她那時到安徽去當教員。

隔了莫約五六年，又聽說她在安徽儲蓄了幾百塊錢，回到 Y 縣來，開辦了一個女學校。可是那時我已在外面了。不久，我又聽到她和一位合同辦學的紳士的女兒鬧了意見走了；以後便許久沒有她的消息。

一年以前，在 Y 縣無意中見到她，枯萎焦黃的形容，破舊的衣服，完全和數年前的她，換了一個人的樣子。數年前她鮮豔活潑的神情，已完全失却了。她的深黑的眼珠，長長的睫毛，茫然無神地在打結着的眉心之旁，無目的的向上斜視着，額上的短髮，乾潔得像枯草一般；她見我的時候很無聊的微

笑了一笑，我在這笑容中勾起對於她的寂寞的飄零的生涯的無涯的同情和悲憫，幾乎要流下淚來。她告訴我現在暫住在母親的地方，不久想到南通州去。我想起了她在社會中所受的冷酷的待遇，要用一句話來表示我的同情，只是沒有說出口來。

從此以後，完全不知她怎樣度過她的生涯。只在無意中知道 Y 被一個從妓院中討來的妾捲逃破了產，幸而 C 舅父救濟了他，在這個時候曾經準備談判重圓的問題，後來沒有成功。除了這個消息以外，便是這次差不多是最後的一個音耗。

幾個月前，母親和叔父母遊湖回來，我第一句問的是她的消息。

——死了！母親淡然的說。

——真的麼，雷波去打探過了麼？

——誰去打探，一定是死無疑的，那不過是 C 騙騙他的母親的。

——小舅婆一定很悲傷吧！——我覺得只有母愛是她最後的安慰了。

——死了便也完了。——母親雖然不懂得什

歷世風，人心之類的東西，但是對於 S 姑母之類的叛徒，是很疾惡的——她這種人那裏會有好結局，做了女人總只有生男，育女，做人家，才是本分。總之是讀了幾句書害了她了。

——真的，除了生男，育女，做人家之外，更沒有女子的去處了麼？我這樣的想着。

從此以後，S 姑娘這個人，完完全全的離開了知道她的人的記憶中了。在去年遇到她的時候，我還自負能夠同情於她的，幾次我想寫信安慰她，終於沒有做。後來聽了叔母的報告，我也曾想到 H. D. 花園去探聽，聽了 C 舅父的話也曾想到甯波去找尋，終於都沒有去。而且最後我想到那七十多歲的她的母親一定不會忘却她的，但據說她只說了一句『譬如沒有生這個女兒，』便也把眼淚自行拭去了，然則她是完全的被忘却了。她沒有作一點惡，犯一點罪，她不過想在所謂『生男，育女，做人家』之外另謀女子生存的意義，這樣她便得了苛酷的刑罰，被悲慘埋葬了一生。

憔悴了

——爸爸，買一個大蘋果來呀，要這樣大的！

早上出門的時候，五歲的女兒，追趕出來用手一裝，這樣殷勤地囑托了我。

——乖乖的，快到裏面去，別跟母親胡鬧呀。爸爸曉得了，會替你買來的；快進去！——我回過身去撫了撫她的肩頭，便匆促地走出巷口了。

自從五月來妻有了小的孩子，大的女兒便一天的憔悴起來，溫馴柔和的性情，也變成了急躁而頑皮了。在故鄉的時候，還有一班鄰家的孩子，作長日的遊伴，一塊兒鬧着玩着，有時同別的孩子

吵了嘴，哭着回來；但不多一會兒，依舊是很和睦地攪在一起了。

——啊，爸爸來啦。——我因為妻的生產，匆匆從 S 埠趕回故鄉，走近家時，已看見女兒站在門口高聲呼喚起來，伸開了兩手，向我跑來，抱住了我的腿兒。她梳着兩條小辮，比前次見時已長高了許多，只是面色似乎有些枯萎。我攜着她的小手走進門口，她一面拉着我跑，一面仍然大聲歡呼着報告她的母親和祖母。與家人們一一相見以後，她倚在我的身邊告訴我：

——媽養了一個小妹妹，這麼大，紅胖胖地真好看；——她用兩手裝着，又告訴我——我同娘娘一塊兒睡覺，不跟媽了。——說時，很有些黯然的樣子，雖然她是用不跟媽媽了，大了的矜驕的語氣說的，然而我總是覺得她的音浪有點兒黯然的。

妻還睡在牀上，臉色很蒼白，連嘴唇也沒有一點紅意，髮是蓬着，兩太陽上黏着小藥膏。她把睡在肘下的嬰兒，抱出來給我看，透露着笑容，低下頭在紅得像成熟已久的林擒的小臉龐上吻了一吻

。大女兒倚在我的膝蓋上，兩眼楞楞地直視着她母親和妹妹，我伸手撫摩着她柔軟晶黑的頭髮：

——小妹妹你歡喜麼？

——歡喜的，爸爸，她大起來要叫我姊姊呢。

——以後你要乖點，大大了，做姊姊了。

——啊，她可苦了，剛產的幾天，站在房門口眼楞楞的凝視着我。鄰家的孩子來招伴也不去，話也不愛說，飯也吃不下，終日呆木木的。

妻說的時候，她的小臉上很有點兒自悲的樣子，強着辯說。

——我跟娘娘好，娘娘待我好。

我的心頭禁不住一陣陰鬱，『寂寞的孩子！』——這樣的在腦裏一閃，兩眼便有些酸楚。於是我想，我可不要讓孩子太寂寞了。但是妻的身體太弱，天天躺在牀裏不能起來，孩子一天到晚跟着我，帶來的一點糖菓也喫厭了，一疊畫報也看倦了，鄰家的孩子上學去了，可憐的女兒，長是和我糾纏着。有時我正有點兒工作在做，或是看點兒書，或是寫點什麼，但她總是『爸爸！爸爸！』的鬧

個不休，把我正在凝注的神思撩亂了。

——不要鬧，停一會爸爸給你玩吧。

那天晚上我罵了幾次總是騙不開去，我便惱怒了，把擱在案上的手肘一推，恰恰的撞在她的唇上，脆薄的唇皮在齒上猛烈的突擊，便流出血來，高聲的哭了，母親把她抱了撫慰着，我的兇暴的餘怒還沒有消盡，惡狠狠的罵了一頓。孩子的小手摩着唇上的血，哭鬧得更是厲害，母親抱她去睡了。我重新繼續工作時，立刻覺到自己的殘暴的行爲，而深深的悔恨起來。

這樣殘忍的手段是用在一個無抵抗的弱小的孩子身上的嗎？我怎麼卑劣到這樣的地步了呢？我平時不是反對父權制的麼？然而我會對自己的孩子施用這樣的威權了。——我咒咀着自己，深深地失悔着，心胸便感着異常的難過，再也不能把原來的工作繼續下去了。我從座中站起，走到母親的寢室，母親坐在床邊吸着煙，埋怨我不該打得她這樣厲害。我沒有話說，撩起了蚊帳看時，她已經安靜地睡倒了，一只手枕着頭，側弓了身子，呼呼地熟

眠了。我俯下身吻着她的額角，爽然地又走了開去。

早晨醒來，依然活潑的跳躍着，好似沒有昨天晚上的事情發生過的。我特地跑到市上去買了一點玩物，她依舊異常高興的接受着，倚在我的兩膝之間，七零八落背一點過去的事給我聽：一隻貓死了；老母雞生了蛋；鄰家的狗給叫化子偷去剝了皮；這一類的掌故，在她的記憶中是保守得很穩固的。又把新得的玩具撥弄着，感着無限的歡欣的樣子。

——你的嘴唇還痛嗎？

我終於忍不住提醒了她，她仲起右手的食指，把上唇皮掀起了給我看了之後，一點也沒有宿怨的神氣的告訴我：

——還有點兒痛的喲，爸爸，你這個人真兇，來了許多血呢；娘娘的手帕染得很紅的。

我輕輕拍着她的背：

——爸爸真不好，你乖點兒，以後便待你好。買東西你吃。

她立刻顯得喜悅地興奮了：

——爸爸，葡萄乾，餅乾！

——好好，我去買，買一大包好不好？

但是我始終是自私自利的，不時把她冷落了，任她被街上的野孩子欺侮了哭着回來，任她呆木木地站在她母親房門口聽着小妹妹的啼號，任她冷落地軋在女傭的隊伍裏去受呵斥。妻忙着弄小的孩子，母親被困於雜亂的家務。我呢，看看書，寫點文章，和終天的跑在外面去找朋友們閑談咕鬧。直把一個月的假期挨滿了。

母親真是慈愛的，爲了我旅居的孤獨，也不管鄉居的家務怎樣難捨，也不管上海的生活程度怎樣高，在十月將盡的時候，把全家都搬到上海來了。因爲孩子們的環境關係，我不恤化費了很高的房金，與友人合租了一宅高爽的房子。前面是一個私人的花園，空氣之好是在塵沙與煙煤混合的上海所不容易找到的。去年在租界的一條陋巷中，借了人家的一個後樓，住了兩三個月，只有向北開的一扇窗門，對下恰巧是一隻垃圾桶，弄裏的路，堆

滿了垃圾，兩旁低窪處終年停蓄着靛青色的臭水。天氣熱的時候，幾乎把命都送了。不要說我的女兒瘦得不成樣兒了。連忙避災似的返鄉去才過了一夏。有了上次的殷鑒，便不能不小心一點了。

可是巷裏盡是富家，當我們把破舊的家具搬了進去時，不待四周的鄰人透出驚異的目光，自己早就覺得慚愧了的。因此孩子們只好立在門前眼睜睜看着鄰家的小孩坐着小汽車往來馳逐，不敢投入他們的隊伍中。一天到晚在女傭的隊裏做些無聊的把戲。

——啊，師母，你們的J兒搗我啦！

——呀，太太，J兒又來鬧了。

小的孩子一天到晚伏在妻的懷裏不肯離身，冗忙的妻只有焦怒着把她呵叱。使她越頑皮了，低微的責罰是渾然不覺的了，沉重了時，便哭喊起來，鬧得異常煩亂。有時母親帶了她到外面走走，才能清淨一點，不過也因此使她非到外面走走不可了。

母親因了家事回家去了。我早上一起來就要

出門辦公，回來往往很晚，就是星期日，也有些事要做，不要說是不能照顧她的了。

——母親今天打你嗎？

我回來這樣問她。

——背上打了兩下。

——呀，爲了什麼？

——因爲我吵。

她很自然的這樣告訴我。

真是什麼辦法也沒有，關於這孩子的事，我的心裏長是焦灼着。我覺得從父母身上所得到的愛，要同樣地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去想起自己兒童期的黃金時代，天天坐在母親的膝上聽有趣的故事的情形，還深深印在腦中。於是覺得對於自己的孩子是太刻薄了。所過的是現代都市生活，終日把自己的生命苦苦掙扎着，更沒有餘暇來建造美滿的家庭生活了。幼稚園麼？但是這樣的社會之中，一切都殘敗到這樣的地步，誰還能夠安心把自己的孩子付託於人呢？我把這意見與妻說着，只有相互的喟然而已。

近來孩子時時一個人跑到弄堂外去，路上的車馬，與奸詐的拐騙常使我與妻擔心着；有一次我陪着客晚飯，送走了客，便發見不見了孩子。天色已昏黑了，便我們異常慌亂，遍弄都找過，沒有蹤影。最後，終於尋見她在隔壁的弄裏伶仃走着。——這樣的事，一連發生了許多次。

前幾天的晚上又慌亂了起來，妻告訴我說是喚吃晚飯的時候不見了她，後來才尋見了一個人，在人家的花園邊躑躅着。問她爲什麼不回家來，她說，『我要等爸爸回來去看影戲的。』可憐的孤獨的幼小的人呵！

我在往辦事處的車上，想起了孩子的事，常悔恨我不該讓母親把家裏搬來的。我又想起被惡毒的社會廢殘了的自己，快要到了中年，生命的歷程已經很短促了，還在沒有一些兒成就。我又想起栽培搖籃裏的人材的志願，付託未來的希望，而自己的孩子，正在欣欣向榮的嫩芽，已受了這樣重重的摧殘，生命的花兒那會再有榮發的希望。我的心頭像受刃樣的陣陣劇痛起來了。昏昏沉沉地辦完了

一天的事。回到家來，在路上記起早上孩子的囑託，只是找不到好的蘋果，便賣了一點水蜜桃和雪藕。走近弄口時，黃昏的暗雲之下，寂寞的小女兒，又在一個人立着等待我了。她看見我時照常歡躍着跑近身前，我把水菓包挾在左手的肘下，右手把她抱了起來，我摸着她的手心異常灼熱。走進了家我問妻時，妻說她天天是這樣的，不知什麼緣故？

我把水蜜桃分給她吃了，悽然的情緒深深地陷入胸懷，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如果不是妻凝視着我。

氣候異常的熱，寒暑表升到一百〇五度，我把窗推開來，庭前的盆花，剛在清晨吐放的蓓蕾，已在一天烈驕的陽光底下萎然憔悴了。

一九二六，八，八，夜：一時。

老 宣

老宣是我們家裏的一個老傭人；他從五十歲就走進我們家裏——他老是說我進來的時候你還是沒滿月的毛頭，那麼，到現在是整整的二十二年了。從孩子的時候，他的沒有鬍子並且脫光了牙齒常常笑成半開着像荷包般的齙嘴吧，便是我們唯一的玩物了。一直到現在，他還是他的老樣子，不過臉上的皺紋却在一年年的深起來了；精力也衰退，煩重的事已經不能勝任。但是當別人因為他的衰老不叫他做煩重的事時，譬如母親說：

——老宣，這個你叫年輕的去做吧。

那末，他却不服氣了；

——你說我年老了嗎？但是你看，我還做得動呢——他便強支着去做了。雖然有時他自己高興時，却笑着說：

——人老了，真不做用了！

說着，便似有些感嘆了。可是一會兒他又笑嘻嘻地招引着孩子們玩去了。他現在的職務是祇有上上街，領領孩子了。有時我偶然在假期的時候回到家去，我便照常像兒時般的和他玩着，他每是說：

——你又高了許多了！你又高了許多了！他說着便也當我孩子般的摸摸我的頭。

——但是你呢，你爲什麼老是這樣長，老宣。——我也用手去摸他禿了頂的腦壳，和他打趣着，弄得他笑了起來：

——老宣是不會長的了。

他自己也喊自己作老宣，從七十多歲的老祖母起，一直到剛會說話我的小兒子止，誰都叫他老宣的。

一天，正是我暑假中鄉居的一個中夏的傍晚，他替我去沽了一點酒，這是他最高興的差使，因為這樣他便可以多喝一點。爲了家裏再沒別人是能喝酒的了，我便拉了他一同在天井裏對飲。從低矮的圍牆邊，我們還能看得見留戀在山腳邊的紫靄靄的夕陽；映照着滿天的雲彩很是美麗；涼風習習的吹拂過來，把白晝的煩暑完全驅盡，還有荷花缸裏的香氣陣陣吹入鼻管，我們說笑着已喝了許多酒。我的一個開始學步的孩子，從廳堂裏走了出來，一拐一扭地邁步到我的身邊：

——爸爸，吃吃。

兩眼仰望着桌上下酒的食物，一手指着，一手搭在我的膝上，我便挾了一點送進他的口裏；老宣呆蠢蠢地看着我們的動作：

——來，寶寶到這兒來。

他把孩子攙到自己的一邊，把他攔在膝上，一筷一筷地挾給他吃，一會兒，孩子已滿足地在他的懷中睡倒了，他便像慈母似的，把兩膝微微的抖動，嘴裏嗡嗡的響了一會。忽然他說了：

——少爺，我也這樣的抱過你，好像還是昨天的事。想不到呀，時候過得真快。

他半像賣老半像感嘆的說完了後，提起酒杯來喝了一口又說了：

——這樣年輕便做爸爸，真好福氣呀！

他似乎想起了他的孤獨而傷感起來了。我這樣想時便也有些感動了：

——老宣，做人都是空的呀，有什麼好不好，誰都不知道明天的事體呢！

我這樣說已脫却了剛才玩笑的神氣，回復我的悲鬱的情調，對着這個七十多歲老而孤零的人，深深引起了我的同情了。

——真的吧，做人都是空的，廿多年前我還有一大陣家口呢！——他這樣說着，兩眼便有些潮潤

——少爺，以前的事體我真是想都不敢想起呀！

他低下了頭，又把睡在膝上的孩子撫拍了一會，顯然他是想起了想都不敢想起的前情。

——少爺，說了真令我難受呀。我記得也是這樣的一個夏天的晚上，田裏的稻都成熟，只待一黃

就好割了，雨水又調和，用不到車水；我從田裏回來，照例我的老婆替我弄好一點酒，在屋前的空地裏獨自坐着，一邊乘乘風涼，一邊喝酒。我心裏想着，稻這樣好，至少一畝可有三百斤，解了人家的租，多下來的吃了一個下半年，還可多點，這是從來沒有的好年成，我真得意極了，我喝酒喝得很多。那是我的小羊頭——這是我的最小的一個兒子，少爺，那時我一共有四個孩子，最大的是十三歲，中間兩個女娘兒，小的，正像寶寶般大。——小羊頭他也像寶寶般的走過來，依在我的膝邊討食吃。

——女人，另外的三個孩子，都洗了浴跑出來乘涼了。少爺，我真得意，我想起少時窮苦的日子，現在還有這樣好結局，你想我看這麼大的一陣家口，我多少開心。我也是這樣的把小羊頭攔在膝上，揀些東西給他吃。那幾個大的也圍了攏來，你也要，我也要，好了我只好把下酒的東西一齊分光，自己喝清酒。

——這時幾個年老的鄰人都走過來坐着乘

涼。他們說了：

——老宣，你的福氣真好？

——你看，還算好嗎？我的身上一共生了六隻嘴吧，弄得自己只好喝清酒呢。

——少爺，你想我嘴裏雖這樣說，心裏却着實在驕傲呢！我一共有十六畝三分的大租田，不用解小租，每年總還可以糶點，那時候穀價雖沒有現在這樣貴，但百樣都便宜，很過得去了。自己日爬夜奔的自然也够辛苦了，但在近橫三村，這樣的也算着實不容易了呢。

——於是他們說：

——像你這樣還要甚的？只要年歲好點，不愁吃，不愁穿；儘够養得他們活。

——少爺，我聽了忽然記起窮苦的時候來了。那時候我已經有四十九歲，做人正做到下半截來了，上半截我是吃盡苦頭的呢，心頭一得意，或是喝多了一點酒，我便講我上半世的窮苦，人家也都愛聽我講，其實那時候越想到從前的苦處，越覺得眼前的快樂，我又講了：

——就使現在算過得去，吃口辛苦米飯，你們也『只看見我和尙吃饅頭，沒有見我和尙受戒呀！』我五歲的時候死了父親，接着母親嫁了人，把我帶去做拖油瓶，晚爹又惡，待我非常兇，我從小性子就剛強，因此常常受打，有一次還拿了刀要砍死我呢。母親呢，自然沒有話分，不久有了弟弟，對我也淡了。七歲我便給人家看牛，『白吃飯，沒工錢，打破碗盞陪銅錢。』自然也再苦沒有的事，主人家也比晚爹好不了多少，『做年的』又要欺小，我是仍然在被人家打着罵着過日子，但我說過了，我的牛性子是剛強的，我誓死也不再到晚爹的家裏去，雖然吃了苦，但左右都沒有好安身，我只是熬着熬着過去了，早晨趕着牛上山，吃飯了回來，吃過飯，自然是沒有吃飽的，又去上山，有時還去捉柴捉少了被主人家女人罵偷懶，抱小孩子，哭了又受打，到四五月裏天旱，又趕着牛車水，有時候潮頭，只好五更頭便起床，餓了肚上田頭去，一直到潮退了才能回家吃早飯。這樣的弄到九歲，『長毛』打來了，村裏吵鬧得雞犬不寧。但我却很

開心，不要再做生活，給主人家看屋，還有一個做年的，燒點現成飯吃了玩玩，那裏曉得長毛進了村，搶了不夠還抓人，他們最歡喜抓了小孩去做小長毛，我便給抓去了。

長毛抓人，要比現在的官兵拉夫好多了，抓了去一樣有吃有穿，只要好好服侍他就得了。因此我倒一點不苦，跟着他們東跑西跑的，只是我很怕，他們天天殺人，我擔心他們有一天會殺到我，我天天想逃走，有一天趁了一個機會和同村裏的人一同逃出來，那時我已跟了他們有一年，地方是到了上三府了。我和兩個同村的只好討着食回來，幸而我們這裏長毛已被打出了，主人家仍舊收留了我，食我會做，又不要工錢，如此又過三四年，我已會做田裏的生活，每年得到十千錢的工錢了。我的母親就在這時死了，我更與晚爹斷絕了，唯一的親人只有娘舅。好在我自己積點錢，做些鞋襪，也算過得去了。

——那知十七歲的一年又碰見了不知什麼的晦氣星，主人家夜裏被人偷去了一頭牛，便擾亂起

來，主人雖然說我：他是老實人，不會的，不會的。但是他那女人，她給我撞見了一會她偷了穀私下瞞了老公賣錢，並且她還有一個野老公，常常在老公出門的時候來幹壞事情，有一次也正碰在我的眼裏，她怕我總有一天會去告訴她的老公，便趁這時候狗咬呂洞賓，冤枉了我，一口咬殺，叫我有冤無處申。我便被村裏的地保捉了去，打得沒有一塊好肉，硬要我招，可是你們想：我沒偷叫我招什麼呢？後來他們在我的床頭尋到了我三四年來的積蓄二十多千錢，那末他們說這就是證據呀，你這個窮小子那兒來這許多錢呢；不是偷了牛賣來的是什麼？好了，任我如何解釋也沒人肯相信。我就被送到縣裏打了一頓之外，又坐三個月的班房。那才是最苦的日子，遍身創痛得潰爛了，飯沒吃飽，牢頭又打，一天到晚氣悶得要死。天啦，我只是哭着叫皇天。幸而知道我的冤枉的還有我的娘舅，一出了班房娘舅便接我到他家裏，我生了一兩個月的病，後來便替娘舅做生活。總算，我的好運漸漸來了，雖然有些要嘲笑我坐過班房的，使我很難

受。但是，這些嘲笑我的人，不久自己欠了租，也坐了。如此我勤勤懇懇的弄到二十八歲，也積了六七十千了。有一天娘舅對我說：

——阿宣，你也大了，該成家了吧。

——真的做夢我也沒有想到過這事體呢，我便說：

——娘舅，我也沒人作主了，一切聽娘舅的便，自己也沒力量呢。

——那末，娘舅便把小羊頭的娘給我了。——我說着看了看小羊頭的娘和聽得出神的許多鄰人們。小羊頭的娘抱着小羊頭喂乳：

——你老是愛『老狗記千年』的說不清頭。

——哈，我還好忘記嗎？娘舅才是我的恩人呢，他死了後，把所有的東西都交給我，沒有他，我還有今朝一日嗎？我的一生都靠他的呢。

——少爺，於是我說完了自己的故事，把冷了的老酒重新喝起來，你想，我這樣一個苦人，在那時候是多快活呀！

——那末，老宣，後來呢？——我的確是很出

神地傾注於他的悲慘的半生身世的故事中去了，我又催他講往後的事情。

——是的，少爺，我老是在想，人家說行扁担運享兩頭福，我呢，少爺，却好比一條黃魚。——他說着用筷去撥了一撥碟子裏的黃魚又繼續了——頭尾多骨，只有中央段才好呢。從二十幾歲一直到五十歲這靠廿年算是中央段了，那知接着便是更沒味的尾巴了。就是我剛才說的那晚上呢！

他說時臉上似乎還有恐怖的神情：

——天啦，忽然括起大風來了，接着便是拳頭大的雨點，真的我永不會忘記，有拳頭這麼大呀，打在頭上怕要打死人呢，我們連忙逃難般的逃到屋裏面，風呀，雨呀，只是大起來，我覺得我的茅屋在獵獵地震動了，小孩子嚇得鑽在大人的懷中不敢動撞，小的一個女兒却哭了。我呢，我完全的呆住了，只在想：快些停止了才好呢。⁶⁰但是只是括着落着像是天翻地覆的一樣，接着又碎石片似的下起雹子來，四周弄得像倒了房屋一般的震耳。少爺，我完全昏了，我真覺得自己要發狂起來了。你

知道，田裏的稻，田裏的稻——這是我全家的生命呀，你想，那還會好嗎？我的天，這不是完了嗎？我的女人也哭了。唉，哭有什麼用呢，老天他可不會聽見，只是千兵萬馬般的落着刮着，我說：

——小羊頭娘，別哭吧，百事聽天作主吧：他老人家要餓我們，我們也沒法的呀！

——好好的天爲什麼忽然變了吶？

——誰知道，讓他去。

——於是少爺，我們喪氣着睡下，女人還是哭，我是轉側着不能入睡，天呢，落，落，刮刮，一直到天亮才歇。我連忙跑出門去，鄰人們早在那兒着急了，他們也上田去：

——宣老哥呀，完了！

——完了，這有什麼說，讓我去看看再說——

——我們說着——同頹喪着走。

——果然，什麼都完了。昨天還長得高高的稻，都已睡倒在田裏像打敗了的傷兵一樣；泥呀水呀，沒頭沒腦的掩覆，我戰慄着手去摸摸，喲，稻頭已沒留下一粒像樣的穀了，完了，真的一切都完

了，我這一年的辛苦，總算在一晚上送得乾乾淨淨。我半世吃盡了人家的苦，受人家的欺倒還可以過去；只是天要給你吃苦，欺侮你，你才沒有辦法呢；那真是真苦了！少爺，難怪我的女人，我這時候也流起眼淚來，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裏給孩子們出氣，嚇得他們都躲着不敢見我。

——少爺，真的呀『靠天吃飯，』我們種田人真要靠天才有飯吃，天說給你吃，你便吃，天要不給你的話，你便只有餓死的分。從此我又老來苦，交進了晦氣運，一步步的只是倒運：一到七月初頭收租的是不管你年成好不好的，依然準期來了：

——老宣，我們收租來啦。

——我們的佃主——張三爺家的賬房先生，依舊漲着紅胖的臉笑嘻嘻地帶着工人們來了；他還是老樣子，這把我嚇住了。

——王先生，我領你到田頭去看看，稻還爛着呢！

——喂，你不要弄錯了，我是收租來的，不是看田來的。

——但是，——我又說了——王先生六月廿二夜的大風雹你還記得嗎？穀是一粒也不會割進的呢！你叫我甚樣解得出？

——什麼？——這紅臉孔發威了——你不解，你種了人家的田不解租，你這是什麼王法；你們這些種田的倒會放刁！

——少爺，我嚇昏了，並不是我不解，我是沒得解，年成好的時候，那一年我不一五一十的解人家；我還很歡喜呢！那末我說：

——王先生，你看吧，我這屋裏尋得出一粒穀樣子，我那裏敢在你王先生的面前放刁。

——沒有穀！一粒也沒有，好，給價也是一樣，橫豎三爺家裏不是拿去自己吃，——也吃不了這許多——一樣要糶出去的。現在穀價是七十五千——少爺，那時的穀只有七十五千，還是貴的呢——，你家一千三百斤，三五十五，三七二十一，一共九千七百五，你就給了錢吧。我這個人是最好商量的；那一個佃戶不說我：王先生，你做人真好，你做人真好。

——是啦，我在背後也老是說你好的。但是王先生，年成這樣壞，自己的飯米都要打饑荒了，錢，叫我那裏拿得出呀。——我向他哀求。

——什麼？穀也不給，錢也不給，你種田種到這樣老，倒越老越糊塗了。——他說着便立起身來向工人說——長庚，我們走，叫地保來和他這老發昏的說話！

——少爺，你想，我多麼着急啦，我連忙拖住了他的衣，哀求他不要這樣，向他訴苦，托他在張三爺的地方說句好話，下半年晚稻好點，我總加倍奉還，他用手去掩着耳朵，他怕聽見了我的話心裏要軟下來，又怕看見了我的樣子要發慈悲，討不得主人的好，便把眼睛閉了閉，把身子一擺，走了。

——那麼，地保來了，把我帶到縣城裏，女人和小孩只看着我哭。一到縣裏，老爺就開堂。少爺，我說人家的傭人望自己主人家做官，我却要說，少爺你讀了書千萬不要做官，做官的人最沒良心，他總不會要好結局的。那個縣老爺我永生永世不會忙記他，你說他怎樣？他審我了，我跪下我哭着道：

——青天大老爺，替我伸伸冤，租我是沒有賴，我是只想解的呀。

——呔，你不賴，你要解的，那麼你快去解呀！

——但是大老爺呀，田裏一粒也收不到呢；年成這樣壞。

——少爺你想他怎樣說，這個狗官：

——我沒有問你年成呀。張三爺告你欠租，你有穀解穀，沒穀給價，沒有第二句話。

——於是沒有穀也沒錢的我，便又是老法子，叩了很多的頭，哭着求他。

——別胡鬧，來喲，三十板。——打了再問我解不解？

——大老爺，我不是不解，我是沒有呀！——如此便被帶進了監裏，足足坐了好幾個月，這算是我第二次坐監了。

——後來呢？——我又催他說下去，他這時正在低頭喝酒的，他突然把酒盃放下說了：

——你猜，我怎樣出來的？那年的田稻各處都壞，滿牢的都是欠租的種田人，穀價呢，一步步的

漲，各鄉種田人都鬧荒，難民進了城，到處搶劫，吃大戶。你猜，那個狗官呢，他一頓拳頭便被人家打死，牢監打破了大門，我們都逃了出來。好了，我回到家裏了，見了我那快餓死的妻兒。接着省裏調來了大兵打難民，在鄉下我們都等不住，便逃荒到外縣去，我又討飯過活了。今日東，明日西，沒有一定的住處，有時討不到，整天的沒吃。

——少爺，你想，大人倒還好，小的呢，真吃不起苦了呀！你沒看見他們瘦得沒有樣子，臉上一點的血色也沒有。好了，病的病倒了，餓的餓死了，最小的兩個都是餓死的呢；累得我們討飯的功夫也沒有，每天只在同伴中分一點臭爛的東西吃吃，還沒有病的兩個大的，因此也只好眼看着他，在三日內接連着死了。女人悲傷得發了狂，任我再三的安慰也沒用，那知有一天，我獨自討飯回來到那個住宿的山廟裏，我就不見了我那女人，這真要叫我也發狂，我只會伏在地上嚎啕的哭，一點也沒有想到，我應該去尋找她，一直等廟裏同住的一個同伴，提了籃回來；見我在哭：

——老宣，你的女人呢？

——我不知道，她到那兒去了！

——可憐呀，她的神志也不清呢，會到什麼地方去？你快去找，我來幫你。

——好了，我們一同摸出了黑暗的古廟，但是我只看見黑沉沉的四周都是田野，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呢？我完全昏了，我發狂似的跑了一夜，後來不知什麼的倦了，倒在山脚下。第二天一早回到古廟裏，我便見了我的可憐的女人；但是她死了，她仰臥在河邊的路上，許多人圍着在那兒驗屍，她周身的破皮服還在濕淋淋的，肚子被水灌得很高。我還有什麼呢，我還有什麼呢？我只跑過去抱住了她的屍首，一切都完了。

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的喉頭已有些咽哽，老淚流滿了他黑而皺摺的臉面，他不能說下去了，把抱着的孩子送進屋子裏去。接着又走出來坐在對面，喝了一盃最後的冷酒，用衣袖拭了拭眼淚。默默地不響了一會。

天空的晚霞已換了灰淡的裝服，夕陽透了他

最後的一輝，也使隱滅下去了，四周異常的靜沉，只有新月的微光，和些蟲聲的振動，我覺得心頭是與這一樣的灰淡與淒然了：

——老宣，那末你甚樣又回來了呢？你不要傷心，這是過去了的事呀！

——唉，真的，一切都過去了，我吃過苦，我受過難，但我也好過，一切都過去了，我活到七十多歲了，我只差了一件事，我還沒有死，現在我是只等死了，我還有什麼傷心的呢，我還有什麼傷心的呢？

——那末，你講下去吧。

——後來，我是只有一個人，一個人了。有得吃吃得飽點，沒了便少吃點，挨過了冬天到第二年的春頭，恰是我五十歲的時候。縣裏也安靖點了，逃荒的都回來，我又到了村裏。田是被佃主收去了，所有的只有三間斜倒了的破茅屋，賣也沒人要，我便到城裏來給人做短工，到下半年，這兒的老太爺把我留住了，他說：

——阿宣，我看你人還誠實，這樣大了，今日

東明日西也不是事，你便留在我這裏『打打雜。』錢呢，你要用問我拿，不要時，我替你存起來，多做幾時，又加『外快。』做人也算有成績了。——那麼，一直到現在，二十多年了。從老太爺起，一直到寶寶，已經看見了你們五代了，哈哈，五代了，我來的時候你還是毛頭；少爺。我又要講老話了呢？

——唉，——他笑了笑後又說——我說，我的結局總算還好，活到這麼大，你們主人也不當我傭人看待，一家都和氣。跑到街上誰都認識我，你也宣公公，我也宣伯伯，誰都不討厭我；我還要什麼呢？像你少爺，你又好，你難得到家來的了，一來便和我玩着，同小的時候一樣親近，又沒有身分，老是拉着我喝酒講故事。——他抬起頭來望了望天空——我正覺得這時正和那年上兒女團圓的時候一樣，到底這條黃魚尾巴也算不錯了。

他說着真的用筷子挾了碟中的魚尾，送進沒牙齒的齶嘴吧中咀嚼起來。

蟲聲叫得更響了，月色已洒滿了天井，我和他只相對着沒有話說的好一會，他便跑到廚房中去

結局總算還好，活到什麼大，你們主人也不當我傭人看待，一家都和氣。跑到街上誰都認識我，你也宣公公，我也宣伯伯，誰都不討厭我；我還要什麼呢？像你少爺，你又好，你難得到家來的了，一來便和我玩着，同小的時候一樣親近，又沒有身分，老是拉着我喝酒講故事。——他抬起頭來望了望天空——我正覺得這時正和那年上兒女團圓的時候一樣，到底這條黃魚尾巴也算不錯了。

他跟着真的用筷子挾了碟中的魚尾，送進沒牙齒的癩嘴吧中咀嚼起來。

蟲聲叫得更響了，月色已洒滿了天井，我和他只相對着沒有話說的好一會，他便跑到廚房中去盛飯了。

酒鬼阿同和他的醜太太

緊張的戰事的空氣，遠開了這個小縣城已經兩個月了。

在西街這一帶的居民中，誰也記不起阿同這個人來了，除了一位街口開小熱酒店的老板娘。

是有了好久好久的年代了，阿同不知從那裏搬到這條街上來，他每年出一塊二毛錢的租金，賃居了一間又矮小又暗濕的小房子中，這也並沒有引起了誰何的注意，但是他那位太太的怕人的醜貌，和可驚的食量，不久便普遍了全街的衆口，當作談笑的資料。至於阿同，這不過是一個身幹適中

的壯年的男子，沒有一點任何的特點。他的職務是給人家做散工，攪穀，舂米，挑水，一切雜差他都來。他依靠着原來住在這街上的一對老夫妻過日子。那個老人幾十年來和他做着一樣的職務，跑熟了半個城裏所有雇得起散工的人家，但是自己的年紀老了，粗重點的工作，早已歇手，另外拉了幾個幫手，從他們的工資中抽一點頭來過營養餘年的安閑生活。阿同便是他的幫手之一個，而那位醜陋的太太，也當了老人家的奴僕，笨拙地終日顛倒於老主婦的使撥之下。

從此以後，西街裏的居民們，早晨起來一開門，便看見阿同肩了牽攏的担架，舂米的石槌，或是別的工具，這是他往今天的東人家裏上工去了。一到打更的阿三打過了三更的時候，冷靜的夜街上發出重濁混糊的紹興高調的聲音，例如唱詞的：『我差包興送壽禮。』和說白的：『老夫脫脫，官拜……』許多睡醒過來或還在失眠的人們便都想『酒鬼阿同回來了。』

阿同是一個酒鬼，只要看見過他的紅眼睛，誰

都會知道的。在這離出產名酒的越城不遠的小縣城裏，連挨十歲的小孩子都會喝一兩杯老黃酒，沒有一條街裏沒有幾家小小的熱酒店，酒鬼也算不得一個甚麼特別的名號，但是像阿同這樣沒有酒比沒有飯還難熬，有了酒非醉得七顛八倒不肯罷休，自然對於這個名號是特別的適合，人家叫起他來的時候，總要在原來的阿同之上，像姓號似的給他冠上酒鬼的兩字。好在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姓，也沒有人曾經向他打探過，或許他自家也早就忘却，就把『酒鬼』這兩個字當作他的貴姓，也沒有不適的地方，於是他自己也含含糊糊的答應了。有時人家背後提起他時，竟然是直呼酒鬼而不名，聽的人也會知道是在指誰。

因為愛酒，阿同便也樣許多喜歡吃酒的人一樣，頭腦是糊塗的，作事要偷懶，有時候還要發牛性子。雇用阿同的那些臨時東家，對於阿同便不大歡迎了。人家常常在老人的面前發話，訴述阿同的壞處，有工作向老人要雇人時，有的竟然聲明：『如果是阿同來，便不要。』

這裏我們應該講講這位老人，因為老了而且長得矮，西街裏的居民都尊稱作矮公公。矮公公一對老老，活了快上七十歲，沒有養過一個兒子，雖然並沒有什麼遺產要傳授，但是眼看着自己的一番事業，（幾十年來跑熟了的許多有錢人家）沒有一個承繼的人，想起來也是非常傷心的，自從阿同來了之後，他早就看中了做自己一個現成的兒子；阿同雖然是一個時常發牛性的人，但對於老人，却是服服貼貼的時候多，有時老人發瘴氣就拿他來出氣，他總是紅着眼睛，緊張着臉上的肌肉，低下頭坐在一旁不則聲，因此在老人的眼中，阿同是一匹馴良而容易駕禦的小牛。至於喝酒，這在有同樣嗜好的老人看來，也不算作不良的習氣，雖然有時看他深更半夜才回來，還是大呼小叫的，擾亂清夢，也曾有幾次跳起床來發怒：

『酒鬼，倒神落鬼的，你又那裏喝飽了黃湯？』

每次，阿同總是一罵就罵醒了，連燈也不敢張，攝手攝腳地鑽進牀裏睡覺，一句也沒有回答。老人便也仍復倒在被窩裏一呼一哈地從破牙孔裏

吹起高昂的鼾聲了。因此，一次一次聽了東人們對於阿同的嚙噬，沒有別的再比這傷他的心了。他的嘴裏雖在唯唯諾諾的不敢抗辯，胸頭却是難受地悶鬱着在，預備着有時機的時候向阿同痛痛快快的發洩一頓。

不如意的事情往往是重疊着的，我們那位阿同的醜太太，無論她甚樣的承歡於矮婆婆，只是生得太笨拙了一點，事情蹣到她的手裏總要發生些煩麻的遭逢，這甚樣能使在窮苦生活中帶點養尊處優式的矮婆婆稱心得來呢。其實呢，阿同的這位太太大概帶來了先天的缺憾，人家見了她，決不會想到這是萬物的人類，有人說她的母親是一個開豆腐店的女人，照例豆腐店裏的女人應該生得白淨的，這位太夫人到底生得好否，現在可也無從查攷了，只是據傳聞她幫着丈夫一天到晚挨磨，磨的担子挨在肚皮上，便把她正在懷孕中的女兒花的面孔軋壞了。因此養大了也永沒有一個人來問字，終於由阿同貪了是只要四十碗錢身價的便宜貨，便娶了當太太，不幸醜太太的內容與外表同樣的

糟，除了整大碗的把飯送進肚子裏去，此外的世事，她是不大預聞的。她平生最專門的在人世的用途，就是有人講起醜的女人來時，拿來引用着比擬：

『比阿同的老婆總好看點吧。』因此西街裏的一切自知不美的婦人們都得了一種心的安慰，知道天下還有比自己更醜的女人。

有着這樣的太太的阿同，人家也會想到他難堪的境地了。一當面總是促狹地故意講起他的太太，拿來做調侃阿同的工具，阿同老是紅着眼睛不響，但是他因此對於自己的太太感到分外的厭惡，只要看他一到夜老是逗遛在街口的小熱酒店裏，咕嚕咕嚕的喝老酒，喝到全部的面孔與他的眼睛一樣紅，額角上露出粗大的青筋，必六必六的跳動，嘴裏便哼哼地哼起紹興老調來，兩只手還是不歇的抹着些鹽水青荳的皮壳不肯罷休，直到小熱酒店的老板娘，走過來數橫放在他面前的鉄皮串筒（盛酒的）；

『阿同，要關排門啦。』

他才沒奈何的從破棉襖袋裏挖出今天一天勞

力的報酬來付了賬，一只手托着案子，支持起久坐的身子來，一拐一搖的邁着步摸出門去。

『我着包興——送——壽……』又斷斷續續的高唱起來了。

『走好，看跌了交！』老板娘慫恿的提示着他。

『老——夫自有處置，夫人請安息了！』

『呸，你這酒鬼！』老板娘輕輕的在他背後悄罵了一句，看他走出門，便關上門收拾酒具。因為是老主顧，在西街裏只有老板娘看得起阿同，雖然有時阿同也要掛賬躲着整幾天不上酒店裏來。但是老板娘是信任他的：

『這酒鬼又賭絕了。』

真的，阿同不但酒，而且還要賭，只要身邊多上幾毛錢，便偷偷摸摸的到爛腳銅匠家裏賭去了。爛腳銅匠也和住了西街幾年後的阿同一樣，是西街裏一個出名的人物，雖然掛在他家門口的一碗招牌已經完全包蒙了塵土與烟煤，那『盛銅店』四個大字非在輝耀的日光底下是認不出來的了。但

是爛腳這個商標就夠他出名了，尤其是晚上他那銅店裏樓上的兩三桌牌九，使西街裏許多人癡迷着。他自己倒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銅匠，生意無論甚樣的少，從天亮起一直到上燈，他總是坐在店堂兼着工場的門口一間裏孜孜不倦的做活。樓上的一筆副業，是由他的那位長頸子太太在那裏經營，也像他的兒子做他工場裏的副手一樣，他的女兒便做他太太的副手。黑幽幽的幾管美孚燈光從窗口漏出來，夾着的是七——括——的打牌的聲音：

『天門十八，屢，青龍白虎老里堆！』在呢呢哞哞的人聲中，阿同老是把所有的財產，給莊家的至尊寶統吃了去。於是乎癩着嘴臉往外溜。然而有時他也撈着一點，那末，就與匆匆的上小熟酒店去，一五一十還了陳欠，然後：

『老板娘，再盪兩碗來，弄兩隻活羹。』

可是阿同每天有限的收入，禁不起如此的從手指頭往外溜，從嘴裏往肚子倒，弄得醜太太的大飯量，發生了問題。那末，住在西街裏的人都聽得見，尖銳的有節奏的聲音，從那間又矮小又暗濕的

阿同那小家庭裏發出來了。這便是醜太太另一專門技術的號哭。不要誤會，醜太太的哭是爲了饑餓，不是的，醜太太會吃，但也會餓，餓決不會使她號哭的。在這裏還有一個周折，阿同的經濟權是由那位矮婆婆管理着的，阿同沒有錢交給矮婆婆，矮婆婆便拿他的太太來出氣，出氣的工具是一條棒。有時貪順手，便是灶下的柴桿子，有了這個工具的矮婆婆，使用的法子便是往醜太太的身上抽，第一下，醜太太是不响的，一定要來的多了，她才張開喉嚨直喊，起先光是喊，喊得多了，眼淚便有時也來幫忙，終於完成了她尖銳而有節奏的號哭。這時候，矮公公往往是正在看富家的少爺們在糖食店裏賣東西吃，而阿同大概到有錢的人家那裏做工去了。有錢的人家總不住在西街裏的，這樣的風波阿同也就不大預聞得到。照常的一到太陽落山上他的熱酒店去，上爛腳銅匠的家裏去。有時晚上回來得早一點，醜太太雖然要告訴也告訴不清楚，只是眼淚還有些留在臉上，鬧起阿同的追究，也頗不滿意於矮婆婆的行爲，然而不滿意的表示，也不過

奉矮婆婆的成法，拿醜太太來出氣。一直到矮婆婆過來干涉了：

『阿同，你神氣清頭點，你的老婆是我養着的，你不配該管！』

阿同也就此罷手，但並不因此對自家的太太有了些微的諒解，一次一次的只是些增加自家的厭惡的情感。據說連阿同睡到半夜裏，伸下脚去染了成脚的排泄物等等的事也時常遇到。加以別人不斷的調侃：

『跟阿同還說什麼，有着這樣好老婆。』

照西街的老規矩，並沒有像新近厭惡糟糠的那些新青年似的離婚一類的事，有的辦法就是賣老婆，但無論誰總不致於要醜太太這樣的女人。況且除了醜太太，阿同也不能有另外去戀愛別的高明點的女人的幸運。所以阿同無論甚樣的厭惡，還是與醜太太相安着。不過，漸漸的也發生了消極的辦法，那便是有些人家因為年頭兒不太平，歹人多，時常鬧夜貓(賊)，又雇不起傭人，常有留着阿同睡在家裏看夜的。阿同自然樂得清淨點，借此和

自己的太太疏遠了。這時於矮公公夫婦那兒，也頗有名正言順的。

爲了這樣，阿同總於鬧出事來了，事情是這樣的，時常留着阿同看家的，有一家是在瓦子巷的人家，因爲男人們都出門在外邊做生意，家裏只有幾個女人和小孩，便叫阿同睡着看家。阿同和太太疏遠久了，有時吃飽了酒，心裏有點陶陶然，人到底是人，雖然他從來沒有鬧過戀愛，不知甚的有一晚上也鬧起戀愛來了。是夏天的一個晚上吧，阿同白天裏給那家做了一天工，因爲辛苦了，老主婦特地賞給了一斤半的老酒，一斗也醉，一石也醉的阿同，吃飽了之後，便坐在天井裏唱山歌，紹興高歌之外，有時他也唱山歌，特別是他心裏有點異樣的時候便改唱山歌，如『小妹妹，臥病在牙床，思想起冤家小才郎……』之類。大約事情的醞釀也頗有點歷史的了，在單薄的夏服中，少奶奶的那副肥滿的身軀，在他的心眼中飄閃了已有好幾會。他蹲在天井中的一塊石頭上，一邊唱着，一邊拿兩隻紅眼睛老鼠也似的探望着天井邊的一扇廚房門。廚

房裏的燈火高耀着，女傭大概是差出去買東西了，只有少奶奶一個人在洗盥，四邊什麼人聲也沒有。他停止了唱，被涼風吹爽了的身心便有些盪漾起來，攝手攝腳的立起身子走到廚房門邊，突然他的眼睛裏像燒起火來的一樣：

『少奶奶，一個人不冷靜嗎？』從喉頭裏顫慄着發出這句話來的他，他自己以為是說得非常恰當的。他知道少爺從正月裏出了門沒有回來過，他也時常從自己睡的那間小房的窗裏，望見過少奶奶房裏樓窗上整半夜的燈光。然而少奶奶驚駭了：

『婆婆！』她高聲的叫了一聲婆婆便從另外一扇通內室的門口逃出去了。這使阿同與剛才的少奶奶一樣的感覺到突然的驚駭，連忙退回到原來的地方，裝着無事的樣子坐下了。照他的經驗，對於女人們作這一類的交談是也有過幾次的，一會是在爛脚銅匠的家裏，打牌九的時候，長頸子的銅匠太太靠在他身邊站着，女體的熱氣侵入他的大腿子，使他的臉上有點燥熱：

『肚子胖胖的，快又養兒子了吧？』而長頸太

太是俏皮的打了他一下：

『你，這油嘴油舌的，沒好話！』

另外的一會，是小熱酒店裏的老板娘，在一個寒風的夜裏，阿同的桌上已經橫倒了三四隻的空串筒，大概因為沒有另外的客人，老板娘一個人坐在灶邊閑悶了，便坐在阿同的酒桌邊搭話。老板娘雖然已有了四十開外的年紀，而且她自己也時常誇耀似的對別人說起：

『老頭死了已十七年！』以表示自家已經足足守了十七年的寡。可是她的眉目上仍然一條皺紋也不打，生平又歡喜抹點花粉，頭髮時常梳得黑漆一般的晶亮，所以差不多還是一個半老徐娘的風姿。她講些自家的買賣經，感嘆着人心之壞，上家的來貨百樣都貴，吃酒的人還多半爛賬不還，不覺傷心了起來：

『如果老頭還活着，我何止於這樣苦呢！』

說着這樣的話，幾乎有點眩然起來，平素不大有什麼感慨的阿同，也頗為她的話所感動了好一會。但阿同終竟是阿同，後來他說了：

『老板娘，你還好嫁人呢，有吃有用，何苦弄得這樣忙碌。』說着望着她裝鬼臉，咪咪的笑。

『人家正正經經跟你談心事，你又俏皮了。』老板娘豐富的經驗中，對於這些話是並不以為侮辱的。

『我也正正經經的說，嫁人也是正當的事。』阿同又裝着鬼臉笑。

『你說，你說，誰要我這個老貨呢。人家不像你，捧着醜貨當寶貝！』老板娘也打趣阿同了。

『算數，嫁給我，那個醜東西我準備賣掉。』說着笑了，老板娘撇着嘴要打他了，大家都笑了。

然而阿同想不到少奶奶是這樣的難說話，担○心着要出什麼岔子，蹲在石櫬上心跳得厲害：

『怕告訴太太去了……』果然太太出來了，臉孔板得鐵青色似的怕人，氣鼓鼓的從廚房門口走出來：

『阿同，今晚上你回家去！』阿同雖然甚樣傻，完全明白了逐客令的來意，羞得頭也不敢抬起來，走到廊下摸到了吃飯時脫下着的短布衫，挾在

肘下往外溜。

第二天的傍晚，矮公公從外面回來，癩嘴吧氣得一動不動。一進門就問阿同的蹤跡，可是誰也沒有看見他回來過。他把瓦子巷裏太太告訴他的話，對矮婆直奏了一遍，矮婆也聽得目瞪口呆。

『這酒鬼什麼發昏到這樣田地呢？』她只好如此懷疑。

『可是我以後還好做人嗎？用出這樣的東西來。他如回來我不打斷他的脚骨我也不相信。』不論他老到甚樣，他還是罵得虎虎有生氣的。

但是一連好幾天，阿同總於一脚也不回家來。他找到自家的新去處，又在城內一家火車站長的家裏混進了。從此他做了車站上的扛駁夫，除了街口的小熱酒店裏，白天在西街輕易也見不到他的影子。接着尖銳的有節奏的號哭聲又喧鬧起來了。阿同不回來，矮婆不再給醜太太吃飯了。對於丈夫之來否，向來醜太太就不放在心上，可是餓，餓雖然她早有過經驗，但長餓總失却她生活的意義，在她覺得恐慌起來。矮公也曾為這個問題操過幾次

心，車站裏去找阿同，阿同總是搖搖頭置之不理，矮公歷來對於阿同的威權，這時候也失却了效力。而矮婆的神聖不可犯的嚴令，又難於搖撼。結果，終於由矮公化了一桿棒，一隻盃，鄭重地交給醜太太：

『你的男人不養你，我也不能長養你，你去討飯吧！』

醜太太直到這時候才覓到了適合個性的職業，她從來的生活沒有如此好過。不但喫得飽，而且每天討來的銅錢，由矮婆用草繩串着積蓄起來的，也有好幾百。西街裏的人家，從前天天開門看見阿同上工去，現在是醜太太了。據說醜太太討起飯來的叫聲是非常好聽的，也與她的號哭一般，既尖銳而又有節奏的。可惜她並不在西街裏討。西街以外的人家也頗有認識醜太太的，便問她：

『你的阿同呢？』

『在車站裏做挑夫，他自己喫老酒還不够呢。』言語中可並沒一點『夫也不良』的怨恨的神氣。

有時兩夫婦也在路上碰面，阿同是故意把頭

歪轉急急走過。醜太太向丈夫望了一望也就算了。

如此的日子不知度過了幾時，佈滿全國的戰雲瀰漫到這個小縣城裏來了。這些自然歸縣城裏的紳士老爺去起勁，犯不着阿同這一類人的身上。只是逃難的人上落多了，阿同的扛馱生意也發展了不少，小熟酒店不免就多上幾次，至於爛腳銅匠的家裏，好久以來因為有了新的地方，早就不去的了。然而阿同畢竟不得離開親熱的老板娘了。這便爲了有一天，從東郡來的兵，要開到西江去，火車載到縣城裏，歇下來，成千成萬的兵都進城，起先是由紳士老爺在商會裏講給養，但是開會時會董們還沒有到齊，靠火車站的南門口便聽見了槍聲。縣城裏除了上七十歲的老人們以外，從來就沒有遭逢兵匪一類的事過，槍聲把他們嚇慌了。幸而這時候城裏的居民有錢的人家早就搬場，沒錢的人家也都往山鄉海角的親戚家裏躲去。留着的便是像西街裏一類做一天吃一天的人。這些人倒不像紳士富翁般的有身家之憂，照常是快樂地在冷靜了的街市裏闖走。但是他們還有一條命，保貴命倒

不讓於有錢的寶貴錢，聽了槍聲也起恐慌了，頓時鬧得紛亂起來。阿同呢，雖然還在車站上，因為站長有命令：『當此軍事緊急時期，所有本站服務人員，一概不得離職。』他不告裏的話，懂只知道布不准走開。可是不走開也沒有生意做，一天到晚，撇着嘴給兵士老爺挑行李，除了不時的槍腿子以外，再沒有別的收入。

幸而槍聲响了一會就不响，後來有人講，是商會會長出了主意，供給銀洋兩萬元，稻柴七百担，人夫一百名。條件講定，鎗聲就停止，縣民都感激着商會會長的陰功積德。雖然，南門頭的一帶街上已被搜劫了不少的店家住戶，有幾十幢的民房毀燒，而豆腐店裏一個小姑娘的被姦，又為人人所樂道。但是銀洋第二天就解齊，稻柴也不費事，只在人夫是生了問題。商會會長知縣軍官三巨頭會議的結果，決定了一個辦法，就是拉。於是比槍聲更大的恐慌普遍了縣城裏沒有長衫的男子們，做小販，做工匠等等的人物，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被兵士用草繩吊了起來，成大串的牽了去。婦人們

拖着小孩子在後面跟着號哭。

於是知縣和紳士們都額手稱慶，軍隊開拔了。阿同呢，還是撅着嘴，一担一担的替兵老爺挑行李上車。正是完了最後一担的時候，車在月台旁邊移動了，忽然一隻粗大的手，從車台上伸出來捉住阿同的肩膀：

『媽的，一同去！』阿同嚇了一跳，趕忙掙扎了一回，沒有用，終於被抓上車裏去了。

『也好，管什麼！』他這樣的想了一想，也便沒有逃下車的心思了。

過了有一二月，縣城裏被拉去的有的逃了回來，衰老了許多的矮公公趕着打探阿同的消息。

『他嗎？他快活着呢，當了兵，有老酒有女人，他還肯回來嗎？』

阿同終於不回來，醜太太伶仃地在街上要飯。

『阿同被拉夫去了嗎？』人家像哀憐像打趣的問她。

『他橫豎不養我！』顯然的她是不甚樣在意了。也像西街裏許多人對失蹤好久的他一樣。只有

老板娘，有時發心事時感嘆着：

『眼看得阿同這六毛錢也成了爛賬的了。』

報 復

有一天，我和朋友蘭塢，從公園裏走了出來，天空陰沉地孕蓄着雨意，初夏晚上潮濕的氣壓，瀰入沒聊賴的心情，使人異常難受。時候還祇有九點鐘，因為長久的散步，雙腿已有些感得酸乏，想想不得不回返那寂寞的寓室，去重溫孤獨的夢懷，兩腳便不覺的滯重起來……。

『到志望那兒去罷！』

蘭塢似乎也不甘就這樣的送却今日的一天，他提議到他朋友志望的家裏去，我雖也曾在他的房間裏見過幾次志望，但始終只泛泛的交談過幾

句，覺得這樣一位對於人世的一切已然滿足了的青年，沒有多大的意味。因此也沒有作過單獨的往還，聽了蘭塢的意見，却就無可無不可的允許了，我們便走到樂賢里志望的住家。蘭塢掀了一下門鈴以後，一個中年的婦人來把門開了：

『先生，有客人呢！』

她向樓上叫了一聲便把客室的電燈燃了，請我們坐下。這是一所上海最普通的中等住房。一進門走過一片小小的天井，便是客室了，我們走了進去，那些雅潔樸素的陳設便把我們攝住了，四面的壁上裱糊着淡黃的壁紙，上面疏疏落落地懸掛了三四幅風景油畫，一隻長的沙發上罩了潔白的白布套子，旁邊有幾只漆過綠色的籐椅與茶几，中間一只小小的圓檯子，上面鋪着彩色花紋的檯衣，玻璃的長頸花瓶裏有一束快要憔悴的薔薇花，白瓷的茶盤安放一隻俄國式的圓茶壺和幾隻茶杯。靠門的一邊是一隻有玻璃面的紅色櫥，裏面放着一些食品罐頭和玻璃糖瓶等類的東西。

『是誰呀！』

急促的步聲在壁後的樓梯上嚮動，接着便走進了一位二十四五歲光景的少婦，從蓬鬆不整的短髮與略陳枯黃的瘦削的臉上，一眼便令我看出是一位有歇斯忒里病患者的秀美的婦人。她穿着一件稍參西式的寬博的長袍，腳上拖着黃皮的便履，一手托住門框，圓睜着靈活的眼球警視我們兩個晚上的來客：

『蘭塢君呀！這位是？』

她說着阻止我們的起立，待蘭塢把我的名字介紹了給她以後，她立刻記起我偶而在某文學月刊上所發表的一個作品，便抒致她的欽慕，又很自然地從茶壺倒了兩杯水給我們。蘭塢又重新把她介紹給我：

『這位便是志望夫人，宋麗君女士，對於繪畫藝術是很有研究的。』他說完了又回頭對麗君說：『志望君呢，沒有在家嗎？』

她一面在我們的對面沙發上坐下，一面告訴我們因為來了一個舊時的同學，志望去赴朋友們的洗塵的宴會了，她說他不久便可以回來，請我們

坐着等待一會就好了；她說着便看了手臂上的時計，我真不能說出她那洒脫的姿態所給我的深深的印象。但是她的銳利的黑眼珠的刺人的力量，竟使我不敢把目光移在她的身上，我祇好逃遁開去，從籐椅上立起身來，去瞻視壁上的畫幅，那些是很明白的，可以看出是上海近郊的農村寫生，下面署着L.C. 的名字：

『這便是夫人的作品嗎？』

『請不要見笑呀，不成東西的，還是兩三年前的制作呢？』

『這樣已經使我這個門外漢覺得是不可多得的作品了；幾時讓我們看看最近的創作呢？我相信一定是更加深入了！』

『真是很慚愧呀，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動手了，不知怎的，只是有沒一點兒感興。』

這是使我感得異常奇怪的，平時是最愛說話的蘭塢，他忽然的沉默起來，祇是默默地垂着頭，俯下身子，兩個手肘擱在膝上，兀自不停地搓着兩手，沒有投入我們的談話，好是有什麼酵發在他的

心頭，眼球深深地注着地板。

真的，麗君顯然是一刻也沒有忘却他，這時她回頭來見了他的姿態：『煙也忘却了，我儂的主人真是太大意。』她立起來開了玻璃的門取出一罐開過了的捲煙，先抽了一枝送在我的手上，待我告訴了她，自己是不吸煙的以後，她便轉送了蘭塢。蘭塢依然是默默地接了，一聲也不響的燃着火狂吸起來，過了一會才很不客氣的把手裏的煙看了一眼：

『這樣陳了，還拿來請客人。』

這樣的責詞是很出我的意外，但我們的女主人，顯然一點也沒有懊意，她微微的笑了一笑：

『你還是客人嗎？又沒有人要吸，備着只請人，時候多了。』他又說：『戒了戒了，還是吸，下次來的時候可不請你了。』

蘭塢並不回答，垂下頭依然是吸煙，似乎他要把它吞進才好的樣子，我覺得他今晚上的神情很是異常。

談話的依舊是她和我兩人，她的談鋒雖然是

頗爲雄健，但我可以看得出來，她在時時的要沉潛下去，像有什麼痛苦似的，更不時有憂鬱症態從她的眉尖裏透露出來，使我不能不把自已的談鋒挫折下去，室內是漸漸地瀰遍沉寂的空氣了。

忽然門鈴響了，『志望回來了，』我腦子這樣的一剎，雖然我今晚上本來是準備看他飽滿着無邊的喜氣的肥臉來的，但我聽了鈴聲的響動，心頭便飛上才快意的預感。中年的傭婦又出去開了門，志望望着客室裏的我們，把自己肥胖的身軀搬運進來：

『好喲，蘭塢，喲，還有新客人，請坐請坐。』

我們起立點了頭，重複坐下，他又回頭去招呼他的夫人，她是還沒有把自己移動過的：

『麗君，藥吃過嗎？頭痛好一點沒有。』他說着又去呼喚女傭，把手裏的一袋水菓，命她去拊了皮拿來。然而麗君仍然只說了一句『藥我不要吃，頭好了。你又到這晚才來，客人是等了許久了。』她說話的態度是很淡漠的。但是我說過，他對於一切都滿足的，他聽了夫人的答話，便也就滿足了，

轉換了很親切的神情說道：

『孩子氣的，那個藥並不難喫。』

『可是我是不願意的。』

他的肥臉上現了一個沒法可想的神氣，一剎間就過去了，便和我們閑談起來，這是很幸運的，我可以不需用我的嘴，因為閑談的只有他的話，他似乎只要人家聽，而並不要人家回答。儘是滔滔不絕地滾出他的厚唇，把一分鐘前沉寂的空氣，完全擾亂了。

大家分喫完了，女傭送上來的一盤生梨的時候，蘭塢已換了五枝捲煙，我們看着志望的話暫時還沒有終止的希望，只好找了一個中斷的良機起立告辭出來。

夜色已漸漸的深了，剛才悶人的氣壓，已轉換了料峭的暮春的餘寒，胸頭不禁開敞了，我和蘭塢靠近了身子，同向回家的路上走着，街燈零落地，閃耀着我們灰淡的前途，一切都很靜寂，除了我們的履聲，畢竟我開口了：

『志望夫人真是有意味的女性，誰也不想信

志望會有這樣的一位夫人吧。』

蘭塢永久保守着他的沉默，聽了我的話，祇把頭上的帽子拿下手裏，把披着額上的長髮掠了一把。重復把帽子戴上。如果在別人是會引起不快的，但蘭塢是我從小學時代開始的總角交，他的性情我是完全瞭解的，我雖然不得他的回答，我重新說：

『志望才是一個討厭的東西，難怪他對於人生會如此的滿足。』

忽然蘭塢更把自己的肩貼住我的，伸過手來把我的手緊緊地捏住，他突發似的叫了一聲我的名字：

『我早想對你說了，好久以來的戀愛的痛苦：朋友，我愛上她了，我曾不絕的追逐着她，然而我又時時的想逃避開去，可是我不能夠，朋友，我不能夠，我覺得自己是沒有理性的了，我要怎樣才好？』他的手捏得更緊了，我覺得他的手心異常的熱。這是很驚異的，使我：

『這是多久的事？』過了一會我說：

『在去年十一月裏，那天志望新搬了現在的住所，他邀我和另外很多的友人在他家裏晚餐，我第一次遇見麗君，她第一次的向我點頭，晶黑的眼球便深深的投入我的脆弱的心靈，我被她攝住了，以後我們多次的往還，我已然一刻也不能離開她了。然而我深信她夫妻間的愛情是很濃烈的，我的想念真是奇怪的東西，我在那時候幾次要把她忘掉，「她已經是有了安定完滿的歸宿，她不會愛我的。」我不知幾何次的如此提示自己，然而有一星期不到她那兒去，我便不能在自己的寓室裏安靖下去，「不去了，決意不去了。」然而我又走出門外，我又到樂賢里她的門口，我不知徘徊了幾多次，幾次想離開了回去，再三的決定了意旨以後。忽然我掀動他們的門鈴。這是多麼的痛苦！直到今年的春天，志望到杭州去活動，因為他的叔叔做了省政務委員了；我忽然接得麗君的信，希望我時常去走走，並且訴說她自己的寂寞。得了這樣的一封信，我立刻大叫起來：「她愛我了！」我馬上到她那兒去，我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樣的興奮過，以後

我們時常在一起，有時一起到外面走走。然而懦怯的我連握一握手的勇氣也沒有。』

他說到這裏的時候已走到我的寓所，我便要他今晚住在我的地方，他允許了。去了外衣洗過了臉，我叫聽差的去煮了兩杯茶，我們又繼續談下去。

『你說，後來呢？』這樣的一段逸聞，很顯然的打動了我的心。

『後來，有一天，』他又說了：『我們一同在外面喫過了飯，因為氣候的懊暖，我們走入了 F 公園，園裏異常的寂靜，在黯淡的燈光中只有隱約地三兩人影，我們在樹下的長椅上坐了，不知不覺的談到了自己的身世，我告訴了自己痛苦的婚姻生活，她也說到了志望來，她說與他的結合是很偶然的。差不多爲了經濟的關係，沒了父母的她，便作了她叔父的友誼與金錢的報酬。但她再三地說，志望對於她的真摯的情感，然而庸俗的情性與簡單的頭腦，却使她非常痛苦。她陳述她自己的意志異常薄弱，她沒有勇氣深拒他的愛撫，這樣弄得她

心靈上感得矛盾的交戰，她說近來已感到劇烈的歇斯的里。這樣的談話使我倆都互相異常的感動，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已握住了她的手。』

他立起來飲了一口茶以後，又坐下說了：

『她並不推拒，却把露在我掌外的手指緊握攏來，以後我們便相對無言。從此以後，我們的內心要深入於交和的境地，只是誰也沒有勇氣來表露自己的意志，一直到現在。』

他又立起來掠了掠額上的長髮，傷感地垂下了頭，似乎等待我的批評。我出神地支着頤伏在寫字檯上，過了好久好久，我真說不出我當時的感想，只有鼓勵着他：

『勇敢些吧，蘭塢，有什麼東西值得阻礙我們的前途？』

蘭塢默然的吸起煙來。聽了一個共同掙扎於時代的苦悶與枯澀的生活中的朋友的供訴，我第一回感到的是替他喜悅，蘭塢的故鄉的妻子與志望我是沒有想到的。

過了一會之後，案頭的時計已響了十二下，我

催促他睡，他永是不響，我只好自己先睡了。他找了些紙筆說是要寫一封信，我便管自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我看見他和衣倒睡在沙發上，臉色異常的蒼白。我的心裏不禁起了一個悲慘的預感：不覺的許多時候凝注着他。突然，他好像驚惶似的醒過來了，睜開眼睛看了看四周的環境，便看見了我：

『什麼時候了？』

『九點多了，你爲什麼這樣和着衣便睡了，不要着了寒嗎？』

他便伸欠着直起身子，把自己的身子看了一眼，用手彈着，便咳嗽了幾聲，我聽了他沒有痰的乾咳，益感到他似有肺病的象徵。平時他老是愛說：我怕有肺病了，我怕有肺病了。看了早上他蒼白的臉色與一連幾次的咳嗽，我便說：

『蘭塢，你不要把自己太糟塌了才好啦。』

他笑了一笑，也不作言，停了半晌才感嘆的說自己的一生，終究是一個犧牲，還顧慮他什麼呢？後來我們一同洗盥了，用了一點早點，他披起了

衣說了一聲便豪豪的走出去了。

因為是星期日的緣故，照例有兩三個好友來敘會，不多一會陸陸續續的已經到齊，不必說我們閑談着，鬧着；他們便任意的翻動着我的書，或者在廚裏尋一點東西喫；我便談起了關於蘭塢的戀愛：

『蘭塢有了戀人了！』

照例，友人最愛聽便是這一類的掌故，我便詳細敘述了一遍，大家都忘神地聽得異常滿足：

『這是簡單的，進行去；蘭塢還這樣的懦怯嗎？』

接着無言的蔚雲突然說：

『可是怎樣解決志望和蘭塢的老婆？』

暴亂的辯論便這樣開始了，最後的意見就是置之不理，或是逃亡到什麼地方去。結果約定下星期去探望他。

下星期，大家跑到市外蘭塢的寓所時，房主人告訴我們他已經出去了，因為是熟識已久，房主人把鑰匙給我，我們便管自闖進他的房裏，連隔宵的

眠櫥還沒有整理過，牀上案上滿是堆着一些雜亂的書籍，還有一些藥瓶。我們等了好久等不及他的歸來，便各自走散，我回到寓室時，他正在那兒等我：

『你什麼地方去的，我待了有一個鐘頭。』

告訴了互相的參商以後，他從袋裏拿出一封飽滿的信來，他說：

『請你看一看，麗君給我的信。』

這是一封用紫蘭色的墨水寫在淡綠的信牋上的長信，字跡異常娟秀，一眼便引起人的好感的，一共有十二張的長信，我把它足足看了有二十分鐘的樣子才看完了，她信裏說：近來身心全部更深地沉淪於痛苦中去了。尤其的志望的怕人惹厭的愛憐，給她非常難受。她說她許久因為他的篤厚的忠誠而給他的寬恕，現在她是一點也不能施用了。她自己覺得身心的兩重生活再也不能使自己安靖住。尤其的她想起荒拋了的藝術制作，她要力自振作起發紓她自幼便願獻身於藝術的精神，但是她不能夠，在這個矛盾的苦痛的絕谷中，在這

樣沒有生命的日常生活中，她的感興是再也不能昇華的了。她以為藝術之華定須有濃郁意味的生活的田園來培植，但是她總感得自己的怯弱。她以為在現狀的緊張的情緒中她怕不會有什麼成就的了，她感謝蘭塢給她的鼓勵，她說無論如何要把自己日趨沉淪的身心振發出來；因此她接着說：幾個月以來她覺得自己的內心，燃燒得異常厲害，醞釀着對於蘭塢的愛已快頻於暴發的時期了。她這樣說：『蘭塢，我用十二萬分的力量，用我從來所沒有的——說，我允許你：更烈的痛苦，更大的犧牲，我已然準備着了！生活如果有它的意義，那名字決不是叫做幸福。』

讀到這裏的時候，我抬起頭來注視着蘭塢，我覺得他已年青了許多，便拍了拍他的肩頭：

『孩子，你要飛騰去了！』

他的臉上顯露着蓬勃勃的生氣，我重復看信，她說到自己過去的歷史，她的幼年飄零的生活，在孤苦中掙扎着自己的生命以攻取藝術，後來更遭受叔父母的冷落的待遇及最後的惡毒的欺騙。她

說她從此向一切復讎，來建立自己的前程。

讀完了之後，蘭塢告訴我他們不久到中部去的計劃，並約我去赴他們明晚上大東酒樓的宴會。

第二天，在小小的酒廳裏，我們是一共九個的來賓，男女主人在席上宣布了他們過去的歷史與預定的計劃，我們都很歡暢的替他們祝福，那一天所有的客人都被歡樂與白蘭地酒醉倒了，散席已經是十一點鐘，我陶然地蹣跚着歸來，冷空氣如水一般的撫拂我的身上。我想：『蘭塢將不再同我作孤獨的晚步了！』不禁引動了蕭然的情緒。

後來我又送他們上了長江的輪船，以後得到用兩個署名的來信。知道麗君已就了政治部宣傳科裏的職務，蘭塢做了某軍的軍黨代表，他們倆開始走上革命的大道上去了。但不久又得了他的病訊。

志望到我這裏來了兩次，他似乎有所問詢但總於只說了一些普通的談話，我看了他那種頹敗的神精，令我感到了飄忽的哀感，爲着這位被犧牲者。很矛盾的，雖然我也算一個從犯，但也不禁地

黯然。

政局突然的起了轉變，東南方面忽然成立了一個政府，與中部分裂開來。接着發生了清黨的事，市上的空氣鬧得異常緊張，蘭塢方面的消息便許久沒有得到，只是聽說志望已離開了銀行的職務，以他叔叔的力量做了某地的清黨委員，偶而有一天不意的在路上遇見，他穿着最流行的軍裝，一手提着一條短的皮鞭，一手挽了一個時髦的青年太太，嘴上已留了一撮短短的髭鬚，他正從汽車上跳下來走進一家百貨商店的大門去，我連忙避開他的視線：

『幸福的朋友！他又滿足了，什麼都不會奈何他的呀！』我深悔以前誤拋了我的同情。

又過了三個月的光景，在報上見到：說是中部方面也與東南取了一致的態度，並且蔚雲給我從他的朋友一封通訊上得到的報告，某軍黨代表葛華，因為有附逆的嫌疑，已經由東南派去協助清黨的委員方志望等判決死刑了。這是給我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葛華就是蘭塢的名字。

『肥胖的英雄呀！他復了仇了，他真是考天的驕子！』只是麗君呢，至今我還得不到她的音耗。

一九二七，九〇

怯 弱

幾個朋友敘在一塊兒的時候，誰也不肯安靖的，不是這個提議看影戲，便是那個主張上菜館，但是結果終是找得了有趣味的問題，互相談笑着，便把其他的提案，自然而然的打消了。這一天大家在華的家裏吃過了一頓歡快的晚餐，天氣很冷，馬路上刮風的聲音在室中也可以聽得見，大家的面孔都吃得紅品品的，圍在一隻新裝的火爐旁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誰也沒有勇氣往外面跑。華的夫人煮好一壺濃醇的熱茶，客人們都坐下來一杯杯的喝着，吸烟的抽着煙捲來。漸漸地談話引到戀

愛上去。於是有人提議每個人報告自己的一段Romance,而且大家都同意了,開始一個個陳述自己生命史上風流旖旎的一頁。華因為有着夫人在座,便遲滯的推托不肯說,而大家迫勸着他,一定要敘述一樁其他的經歷:

『至少,誰都戀愛過幾個女性的,你難道真是這樣的忠實,除了夫人再沒愛過別的女人嗎?』一個客人說了,大家笑着附和起來。『大概怕夫人要吃醋了吧。』另一個說着望了一望華的夫人。華夫人也笑了。

這時候只有華沒有笑,他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臉上現出沉鬱的神色;大家便都靜默了。

『是的,我和別人一樣,我也愛過一個女人,自然這是在一個很短的過程中,但至今我一想起時還有點悵悵的樣子。』華說着望了望他的夫人:『瑜,我不是同你說過的嗎?那個秀芝。』

華的夫人點了一點頭,一個女子聽見自己丈夫去戀愛別人的歷史當然是不大高興的了,但是華的夫人却和許多客人一樣的傾聽着。

『那時我還只有二十一歲，你們都知道的，我的父親在青島經商，在家裏的時候很少，只有母親和幾個弟妹那時還住在故鄉，我一向就在外面讀書。這年的春季母親病得非常厲害，父親因為職務的關係，不能回來，弟妹們都還小，我得了信息便趕到家裏去，這便是我第一次遇見秀芝。她是一位生得很美好的十九歲的姑娘，我一走進母親的病室便看見她坐在牀沿給母親喂粥，看見我進來，她立起來走開了，我把母親的病狀細心的慰問了一會之後，知道她是由俞醫生介紹過來的一個在教會醫院裏服役的女傭，因為家裏沒有恰當的看護病人的傭婦，便把她留下來的。後來因為母親的粥還沒有喫好，叫她繼續的給喂，便說：

『秀芝，這是家裏的少爺，你不必避的。』她才走過來，怯怯的向我叫了一聲『少爺，』重新搬起碗來坐到母親的病牀邊去。我看出她的臉上放出兩朵嬌蓋的紅霞，覺得一陣的陶然。便走出旁去點檢行李去了……。』

『那末，你後來便愛她了，對不對？』竹平嘻

着臉插進話來。

『不，絕對的不，雖然她的美好曾經使我一剎間的被攝，但是只有一剎間，便什麼都沒有了。』華說着把夾在指間的殘烟，深深的抽了一口，好像着作家正在構思的一樣，接着又說：

『母親的病永是一會兒好。一會兒厲害地拖延了許多時候，我差不多是一天到晚在房中陪伴着她。剛才不是說過那時我的弟妹還很小，大的一個妹妹是十一歲，小的弟弟是八歲，都在小學裏讀書，因此在病室中，只有我和秀芝，別的傭人們除了使喚是不走進來的。因此永是兩個人面對面的侍候着病人，有時母親覺得精神點的時候，便和我閑談着，一天的晚上大約是回了秀芝沒有在房間裏，談話便轉到她的身上：

——幸而是秀芝，她服侍得我和女兒一樣，做事也體貼。

——是拉，這樣的傭人是很難得了。

——這孩子也很可憐，這樣年輕已經是一個寡婦了。

——啊，嫁了人的嗎？——這使我非常驚異，我以為她還是一個處女呢。

——有時我晚上睡不着了，給她閑談着，她告訴我自己的出身非常悲慘啦。從小把爸娘都死了，十七歲出了嫁，丈夫是一個不務正業的賭徒，還姘了別的女人，她去了後不知受了多少的虐待。——停了一會母親又說——終於結婚只一年便死了。家裏說是還不錯的，有點田地，還可以過活，但是婆是很不規矩的，和着幾個姑娘做不乾淨的勾當，待她的丈夫一死，便迫着要她同道，因此她逃到城裏來在醫院裏幫傭。後來……。

『說到這兒母親微微的有點喘氣，我便叫她不要再談話了。過了一會，她有些倦乞的樣子我便幫着她睡下了，接着我看她睡着了，便照例把窗簾打下靜靜的坐在旁邊看書。這時候秀芝煎好了藥端着進來。她看見母親已經睡着，便把藥倒進了暖壺裏默然的整理着案上雜亂的物件，這是許久以來天天遇到的情形，但是這天聽過了母親簡略地說過她的可憐的身世的我，我一看見她便感到有

些兩樣了。我的手裏雖然拿着書，但我沒有看，却只是偷偷的窺着她的背影，心頭感得深沉的惻然：

——太太已經睡了，你到外面去休息一會吧。

——這是我第一次對她的兩句以上的對話，差不多半個多月了，我沒有對她說過話，除了工作上的命令以外。她說：

——不要緊，讓我陪着好了。少爺請到外面去走走。——她的話每是說得如此的婉委文靜，令人不會相信她不過是一個農村中的婦人。

——好的，我坐着的好。——想着她整天整晚的陪着病人，這樣的勤懇，這樣的勞苦，憐憫的心使我堅執着要她去休息。但是她不去，輕輕的笑了一笑，在床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了，我覺得這時候她那雙黑洞洞的眼睛在我的臉旁飛過。刹時間我又感得初見時的情味。我便低下頭去看書，書其實是沒有看，想立起來走出去，却依然是坐着。她已經是提起女紅來做了。四圍是這樣的靜寂，隔着紗簾晒進幾絲淡淡的陽光，在地上縱橫地臥着，母親低微的鼻氣從帳幔面裏輕輕的吹送出來，胆瓶裏

的野薔薇放着淡紅的花朵，萬字盤裏輕騰着一縷幽香……』華說着又換了一枝烟捲，雪如便插進嘴來：

『好一個醞釀戀愛的景地！』

『不，不許插嘴！』竹平擺着手禁止他發言。

『嚇，戀愛，還早着呢。我只能說，我對於這位半月以來，關係遠殊的女性，從此開始憐惜起她來了。但是愛便是憐憫的擴大吧。這一天我對於同她在房中的默坐有些與前不同的覺得自己的心的煥動了。也許雪如說得對，已經到了醞釀的時候了。』

『其實呢，的確在這時期母親時劇時和，終無起色的疾病使我很憂心，每天我只是焦灼着設法甚樣診治她的病體，幾個日常來診視的醫生成為我最親密的朋友，我把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們的身上，除了每天來診候時的接談以外，一有閑總是跑到醫生那兒去討論母親的病。有一天我到俞醫生的家去，他恰是空着，便一邊談着母親的病情一邊領我去看他新近裝置的一個小花圃去。不覺他問我秀芝還能夠盡我嗎？我對她自然是讚

許了。並且感謝他的介紹。那時他便告訴我秀芝在 y 醫院時的一段經過。我在知道秀芝在 y 醫院已經有七八月的時間，她的職務雖然不過是很低微的做平常女傭們所做的粗工，但他因為環境的緣故，跟着幾個和藹的看護婦學習了看護的智識，她自然是很聰明的，怪不得她服侍病人是非常的勝任，俞醫生說最近因為發生了一個風波，她便離開了這個醫院，由俞醫生的夫人那面的副主任把她留在家裏，後介紹到我們家裏來的。風波的發生是這樣的。秀芝的一個最就近的姓崔的女護士，面子上是一個最和藹的基督教徒，對於秀芝的照顧也沒有別人比她更好的。那和她却是蓄着陰險的計謀，準備把秀芝誘騙給一個美國人的院董作小老婆。那個美國人本來與姓崔的有曖昧的事。

——他們這般喊『亞門』的人都不是好東西！——俞醫生這樣憤憤的說着，他是一個反基督者。

那知登徒子的院董又看上了秀芝，姓崔的因為把結情夫的關係，便担任弄她到手。她時常驅秀

芝到自己的寓所裏去，把她伴得非常親切了，突然有一天在她的房裏出現了那個院董，向她挑引，姓崔的又從中撮合，但是貞烈的秀芝却堅決的拒絕，她從強暴的迫脅中逃了出來。第二天秀芝便被侮與一位助手醫生有不端的行爲，妨礙醫院的名譽的罪名被你除了。知道這冤枉的只有一個非教徒的副走任俞夫人。

『聽了這番談話，才令我想起她平素在娥媚的神態中孕蓄着凜然的顏色。一個已經有着這樣不幸的遭遇，懦弱的女性，出盡自己的勞力來社會裏謀低賤的生活，又逢着這樣殘酷的打擊。我常常怯望着她的身影爲她抱着無言的哀感。尤其是夜深時，弟妹們都已睡了，因爲怕睡着的病人不時要醒過來吃藥喝水，我和秀芝兩人靜靜陪伴在床邊的時候，我們的話仍舊是非常的稀少，不過不時的從自己的工作中——我總是看書，她是低着頭做女紅——互相抬頭交換了幾次眼的閃耀。有時也訖訖的交談的，不過很少。有一晚上很冷，她一面做着女紅一面呵着手嘶嘶的低響着我說：

——今天很冷呀！

——是的，少爺怕穿得太單薄了。我給你到樓上去拿羊毛衫來吧。

——不用的，我倒還好。你呢？

——我不要緊的。

飄然我感得了一點冒險的勇氣，這時候我覺得坐在對面的她，對我是一件絕大的誘惑了：

——我看你的手凍紅了呢。

——不，不冷！——她說着把手臂向我這面揚了一揚。在這時候我幾乎伸手去捏她一下了，但是我不敢做。而是她，她接着說——你吶，怕真凍了！

她真的伸過手來碰着了我的提在膝上的掌心了。

——不凍，你看。——我們是輕輕的握了一握，我的心跳了起來。我覺得她也同樣得覺到羞怯了，很快的把手縮了回去，馬上跳起身來。

——比我冷得多了——她拉了一管燈上樓去給我拿來了衣服，我便穿上了，叫她也添了一件。

『是的，從憐憫與敬愛我開始陷入苦悶的戀

了。母親的病已經好了許多，能夠起來和我們一同喫飯，緊張的擔憂的心是寬弛下了，而戀的苦悶，却立刻是起而代之。這是回家以後一月多以後了。有了二十一歲還不很與異性有多的接觸過的我，這時候我的戀的心在開張了。她的秀美與和善，任是階級的觀念還遺留在我的血液中，但是我完全的忘記了，而且我也記不起她不是一個純潔的處女了；我的眼中她完全是一個美麗神聖的異性，時時的我覺得一會不和她見面便有點悵然起來了。托着種種的機會我和她接近在一塊兒。從外面回來時第一個希望便是看見她的豐盛白淨的面影，一進門不看見她的時候，我會惘然的跑到每間室裏去找覓，自然見了後仍然沒有什麼的。那時我的戀的心越是熱烈，我的恐懼也愈來得劇厲害了。我覺得我們單獨的相對時，雖然談話是比前多了。但她還是從前的樣子看不出別的情態，似乎對於我私衷一點也沒有瞭解的樣子。依然是有時偶然的微笑；或是一閃的把視線飄上我的身裏；或者爲了一句不意的話和不意的舉動時臉上泛起驟然的羞

霞。也有時仍然很恭敬地畏縮似的對待我，腳母的向我作『少爺』的刺耳的稱呼，或是矜持着莊肅的臉容。

『每每是四周無人的時候，我幾番的想走近她的身邊，但是我又畏縮的幾番沒有做，或者靠近的時候我楞然的望着她的臉，幾乎我已經把嘴唇都顫動了的，我想說「我愛你，」但是我遏住了。可是一次二次，種種的機會穿梭似的過去又穿梭似的來，每一個機會去了時，我悔恨自己的畏縮，並且沒想她聽了話，受了我的撫愛將表現甚樣感動，甚樣羞怯的神情，但一等第二個機會到來時我却又退怯了。恐懼着她不會瞭解我的心情，她將震驚於我的突然的表示而拒絕起來，這樣一來我會陷入如何的窘境呢！

『有一次我一個人在庭院中閑步着，是在黃昏，眉月在淡雲中昇上的時候，初夏的晚風，吹到身上已感到舒快。塢裏的草花開得很好，我歇了步呆呆的凝視着。沒有一點聲音，她偷偷的走到我的身後，突然：

——呆呆的在想些什麼啦！——她往往是這樣頑皮得孩子般的，我嚇了一跳回過頭去。正是不過幾寸的距離了，異性的肉的氣息電一般的震動了我周身的每一枝神經末梢了。……雪如，如何是你吶？『華說到這兒便笑着對那位最會處置女性的雪如問了。』

『啊，如果是我，那一定是一個甜密的擁抱了！』雪如笑着說。

『但是不，我的心房跳躍了，我也想「擁抱着吧！」但是却離開了，雖然是完全的顫動了：』

——什麼啦！——完全是矜持的淡淡的問她。她似乎是惘然的（這自然是後來我才覺得的，）換了莊重的樣子：

——少爺，晚餐已經好了。

『還有着呢。後來的一次是晚上，那天記得是入了黃霉的時期，天氣與悶得很，大家都着上了夏的衣服了。母親要秀芝到樓上去拿參去。因為夜靜了，她提了燈，走過我的房間裏，說是一個懼怕，要我陪她上樓去，我答應了便另外提了一只燈跟着

她上樓，自然壞的念頭仍然躍跳在我的心頭的，而且一步一步的上樓梯的她的豐滿的後影，在單薄的夏衣裏面勻順的顯露在我的眼裏又是多麼大的誘惑，她還不時的移過頭來似笑似恐的回視着我，我却終於莊重地跟着她走進藏什物的房間裏，找參的罐子。有好多的時候，我們的身子緊緊的靠在一起，因為是一排蹲踞着，她的腿膀碰在我的腿上，大家默默的找參覓一個一個的罐子，手臂不時的觸在一起。雖然在幫着找參，但漲滿在我的腦中的却是從皮膚上傳來的她的體熱，鼻孔中送進的她的香氣，她還好似有意的一眼一眼的看我，用那黑洞洞的一對大眼球攝着我的神志。『吻她吧，吻她吧！』我的腦中只是這樣騰躍。喉間似乎在顫慄的。『秀芝，我愛你』這一句話，這時候當她的手觸我的臂上，我看見她的臉也紅着了，兩個半邊的臉頰兒近得幾乎要貼在一起，烘烘的熱氣我也不覺得是她的還是自己的。心的跳躍突突的急促起來，然而我也辦不出這聲音是她的或自己的。我開始覺到她的眼梢生得如此的秀美，因為她並沒有

把頭移動過來，我却看見她的黑眼珠斜過來的。

無疑的，這是最恰當的時候了，我向他表示無論如何她一定不會拒絕我了，我明明白白的相信她已經懂了我的心了，我們的振動已完全相等了。我要毅然施展我的勇氣時，好似，自然是心的疑慮的緣故，聽得母親在下面催了。明明相隔很遠的母親的聲音不會傳到什物間來的，明明我的上樓誰也沒有看見的，但是恰巧把要拿的參拿好了，我便立了起來，兩個人無言的走下樓了。照例過後我又是一度深深的悔恨，但是我不能不離開故鄉了。這是在學校最後的一學期，已經曠了一個多月的課，母親能夠自由的行動了後，我便返到學校裏去。

『離開了後的秀芝，更是切貼在我孤獨的旅懷直到被畢業的攷試催迫了時我才稍稍的把他忘却，但是有時還在一些青春的夢中不時撩亂甯靜的心頭。』

『到我暑假後再回到家時，秀芝已經因為生病，由她的一個舅父接回鄉間去了。此後再沒有她的消息……』

華的最後幾句的聲音是默然的低仰下去了。
一說完話便又是構思般的沉默了。

『真是甚樣的怯弱的靈魂呀！』我低低的說。

『那末很奇怪，你們又甚樣戀愛起來的呢？』
竹平笑着向華的夫人說。

『這是一定的，華夫人是向華求愛的了！對不對？』雪如對着華的夫人問。華夫人羞怯的笑了，大家都連笑了起來。

秧歌燈

一

這是一個顯然的風波，把甯靜的雲村立刻擾亂了。——大樹下鮑老頭的大兒子，忽然不見了，過了幾天在清晨的時候，一個上山採柴的人，正在山頭採完了柴，把担子裝好了，他還想多採一些，便爬到更高的岡裏，那麼，他在一個小的溪潭邊，看見了一個被刀砍傷了的屍體，立刻把他嚇壞了，他把手裏的捉柴刀隨手一丟，連柴也忘却了，氣急敗壞的望着下山的路奔下，直跑到大路邊的過路。

涼亭裏，他才看見了兩個趕市集去的村人，他連忙把他們喊住：

——大老哥，大老哥！

——什麼呀，你這大驚小怪的？

——一個屍首，一個屍首！

——屍首，什麼地方，你別見了鬼。

那麼他們在亭子裏坐下來，他把自己發見的情形告訴了一會，他們問了：

——面孔呢，還看得清楚麼？

——不，都砍爛了的，溪水都發了紅的。

終於他們中間的一個，忽然省悟了起來。

——不要是大樹下鮑老頭的大兒子，——阿發，家裏有好幾天沒見他了，真急着找吶。

——對啦，一定是的，我老早就疑心他會到什麼地方去，那末，一定是被那個仇人殺死了的。——另一個附和了他的意見。

——總之，不能這樣說他就是他，阿發這個人素來規矩，他那裏會有仇家。——發見者他這時已安靖了許多，他穩健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那末，我們就去告訴鮑老頭，叫他們認了再說。——最後是這樣決定了。三個人一起趕到大樹下鮑老頭家裏，把這樣的消息告訴了後，全家都慌亂了，鮑老頭和他的老婆大媳婦受着發見者的領導爬上了那個高岡裏，屍首依然倒在溪潭邊，下半身全浸在水裏，臉上，胸部，大腿，都有傷痕，衣服也破碎了。他們便痛哭起來，從穿的衣服，身材，肢體，他們認識這正是阿發，於是去報了村裏的地保，地保來看過了之後，叫他們暫時不要移動揮，他便具報到縣裏去。

立刻風聲在一個村裏傳遍了，大家把這樁慘殺案做了閑談的好材料，尤其是雲村八一個唯一的會斂所——關帝殿裏，首先把這個消息得到。這時候照例有許多人趁着閑在這兒休息閑談，距離證實還後有一小時，他們已在那兒發表意見了：有的替鮑老頭嘆息，失了這麼一個好幫手，有的也與開始發見的那人一樣，都說阿發平素還安分，既不賭錢又不偷女人，那兒來的仇家。有的正傷心阿發那個年輕的老婆，可憐她不得不做小孤孀了。最後

纔有人提出了兇手問題，在這樣一個隱僻的地方殺人，不是本村人那兒會找得到呢。於是大家都你看我，我着你，彷彿他們都想在這堆人裏找尋出兇手來，後來一個年老的說了：

——村裏有數有目，五六十分人家，那個不認識，也不像有誰會殺人的樣子，怕是外來的吧。說不定他在這兒也熟識，或者殺了後才移屍的。

這樣一說，大家更沒頭緒了，議論紛紛，終竟解決不出一個結局來。過了一會，有人來說，地保已竟通了鎮上的警察來堪驗，於是幾個好事的便跑出去看了，大家也便散去。

忽然，事情顯得更為奇特了，當下半年縣裏的官親自坐了轎子來堪驗時，屍首已移到山下的涼亭裏，涼亭便成爲一個驗屍場，設起公安來，官高高的坐着，兩邊排列了十幾個司法警察，案的下面屍首筆直的攤着，上面蓋掩了一條破席子，苦主鮑老頭和他的大媳婦，都流着眼淚請求縣官替他緝兇報冤，忤作——驗屍的吏役驗過了屍，報告這屍首生前是被人用刀砍死，離開死的時候已經有四

五天的樣子，因此屍體已在潰爛。幾乎是全村的人都圍住了這小小的亭子，觀望這新奇的一幕。忽然人叢裏擠出一個人來，他大概是二十多歲的樣子，頭髮很長，破舊的衣服上全是泥污，清瘦的臉上一點的血色也沒有，人家一看見他便有好些奇異起來，一陣哄擾開始把陣伍振盪了：

——來泰呀，這時鮑老頭家做過「年」的來泰。

來泰突然跑到官的公案面前，大聲地說：

老爺，殺人的就是我！

他的語，像雷一樣，立刻把所有在場的人都鎮住了半响，鮑老頭便跳過來一把把他捉住：

——是你，來泰！

兩個司法警察把他們夾開，官立刻把案一拍：

『你？你是誰？』

二

在好多年以前，有人把來泰介紹到鮑老頭家裏來，說他新近沒了父母，家裏是一點東西也沒遺

下來。人倒還誠懇，會做事也肯吃苦，橫豎鮑老頭一樣的要備一個「做年」的在田裏做活，便多少出點錢留着他。鮑老頭在雲村裏算是一個殷厚的農人，一共有五六十畝租田，每年雇一個長工，那個老做的忽然偷了東西跑了，人家便介紹了來泰來，他把他看了一看，問了他幾句，便把留下了。

那時來泰正是十八九歲的樣子，身子很精壯，田裏的事也內行，鮑老頭很歡喜，得了一個好長工。人家也羨豔他。遠來的來泰，不久也和村裏的人都熟習了，他沒有雲村裏人多話偷閑的習性，只是一天到晚在田裏做活，晚上空下來，也老是愛一個人孤坐着出神，不去加入人家的談笑，然而人家有事情去招呼他的時候，他却異常的和藹可親，因此誰也覺得他可愛，沒有人會批評他的陰沉。況且農村間向來就沒有身分觀念，鮑老頭的全家，誰都當他自己人一樣看待。

這樣的，很忠靖地在鮑老頭家裏做了好幾年，沒有家屬，也沒有嗜好的來泰，幾乎連自己也疑心是鮑老頭家的一員了。

已經死了老婆的鮑老頭，除了有時偶而到田頭走走，終日只是坐在屋裏捧着一條長煙袋，不管有煙沒煙的老是使勁的抽着；此外兩個兒子，一個快有三十歲的大兒子阿發，和一個與來泰不相上下的小兒子阿洪，便一天到晚同來泰在田裏做活，到吃飯時候便一同回來吃飯。廚房裏的職務是由大的媳婦和一個十九歲的女兒阿珠擔任的，小的兒子是還沒娶親的。他們一家人都有自己的個性，老頭有時愛罵人，說吃飯吃得這樣多，或是牛瘦了些便罵人不當心，但罵過後便也忘記了。阿發只在盤算自己的小貨，不時的瞞着老頭割些菜上街去賣，積下錢來便放重利債，因此他積了很多，藏在自己老婆的房裏，兩個人老是在切切促促的私議着財政；阿洪同阿珠，還是鄉村孩子的天真氣，空下來便找人玩，心中是一點的私慮也沒有。尤其是阿珠，她對什麼人都好，並來沒有發怒的時候，有時看見來泰的衣服破了，便拿去給他補，每次給小阿哥做鞋的時候，她總是省些布來替來泰也做一雙，有的人因此時常取笑她：

——給來泰做了老婆吧！

她總是紅着臉孔不作聲；自然她十九歲了，老頭因為她的婚事異常擔心，時常和人家說：

——十九歲啦，還沒婆家，這筒貨色，——如果老太婆還在，這就不致累我操心了。

但人家有時來說親，他却總是決不下來，他想大兒子娶了親就沒了自己的心，小兒子不久也娶親，自己太孤獨了，只有這個寶貝女兒還是親人，那裏肯放她出去呢？

有時他想到了來泰，這孩子到不錯，我假使把他入了贅，那不是女兒仍舊是自己人，況且來泰的樣子總有出頭日子的，但是他也同樣的委決不下，只在自己的心裏想想。

真的，來泰有二十三歲了，他雖然習慣了鮑老頭家的生活，但是有時，他一個人在休息的時候，他也感到了自的孤獨，覺得自己這樣的下去，總沒有一個結局；他獨自睡在床上的時候他想：

——什麼才料呢，總不能永生永世靠着人家的呀！鮑老頭家裏雖還不錯，但總不是自己家裏。

那末，他想着人家常常在說的一句話，成家立業：

——自己二十三歲，正是成家立業的時候。——討老婆。

這樣他輕輕地對自己說了一聲，他的臉上刹了一絲笑容，他想到村裏自己一樣大的人都已有老婆，有的還做父親，阿洪下半年也要結婚了；有時在田頭休息的時候，人家向他取笑：

——來泰，你該騙個老婆了！

——老婆：來泰的老婆怕還在他丈姆的肚裏——另外一個譏笑着他，便高聲的笑了。

來泰老是不愛說話，但他很氣憤，把手邊的鋤頭提起，又爬到田裏去做活了。他今晚上把這恥辱的一幕，又其使他煩操起來。突然，他的腦裏忽然刹上了胖胖的阿珠的對他的笑容來；他的臉便紅熱了。他想着這鮑家的一家人只有阿珠對他最親熱，她對他像自己的親哥子一樣，沒有分別。

——昨天一個人回來晚了，她却特地給我留下了點心說：你到這晚生活才落手，別人要把這

點心吃完了，我特地替你留下來，我知你歡喜吃的
吶。

他又想：

——那不是她對我很有意思嗎？……呸！我在
轉睛念頭了，她會愛我這窮鬼？

他翻了一個身子想把自己安靖下去，然而胖胖
的臉只是對着他微笑。他拉了拉身邊的被褥，緊
緊地貼住了身，渴望着睡魔立刻來把自己抓去，但
是他終於不能甯靜。他把眼睛故意地緊閉了，但是
他好樣仍然看見：向他微笑的胖胖的臉。

這樣有好多時以來，他從田裏一回來，走進門
口便渴想着一見阿珠，有時阿珠沒有在屋裏，他便
覺得很空虛似的，但遇到阿珠走過他身邊時，他看
見她成熟的身體，連神經末梢都似受了刺戟似的，
好似有什麼氣息被他聞到，令他整個的身心都受
到振盪的一般，但他却把自己強行鎮靜了。

待下半年阿洪也結了婚後，人家便都說他有
點兩樣，他的臉上似乎略略的清瘦了一些，兩眼眶
也深陷起來，黑的眼珠，很有光芒的向前無目標的

凝注着，不時的把右手托着下顎低頭沉思。這便時常受到阿珠的注意，真的只有阿珠在時常注意到他。她便問：

——來泰哥，身子不好麼？

——沒有什麼？

他便說着走開，避去她的注意。他近來時常的失眠，因此日間的工作使他感到很疲勞，不時的偷着閑休息一次，被鮑老頭發見了，便痛痛的把他罵了一頓，後來又去抽他的煙袋，一會之後，他失悔起來，又找着來泰安慰：

——不對啦，你一定身子不好吧，休息幾天再看，難怪呀，青年有時也要做不動的。

來泰却一聲也不响，他仍舊照常下田去，過了幾天老頭便也忘記了，雖然來泰很覺得，自己近來的確有點不對，早晨起床時，四肢腰背部痠痛，他很明白這緣故。自從阿洪娶了妻，他的臥室裏便只有一個人了，這使他更其淒寂，他失眠的時候，便偷偷的跑到阿珠的房前呆呆的站着，有時趁着月色便伏着向窗縫裏偷窺，這樣他時常整半夜的俳

徊着，他不敢到自己的臥室去，那兒的隔壁便是阿洪的新房，他老是聽見阿洪夫妻倆的笑語聲，使他比什麼都難受，雖然他有時却愛貼着耳在壁上聽那特異的動作的聲音，然而這樣他立刻決然地走開，偷偷的溜到阿珠的房外徘徊了。

三

到這一年的歲序更易了後，封鎖着這個小村的殘酷的嚴冬，有時照和的陽光來把它撞破了。勞苦終歲的村人們，只有這個短期的新年是他們唯一的娛樂時期；接連下過幾天雨，人家只能悶悶的坐在屋裏，待到晴曦一吐放時，人們疑心陽春已預早的到臨了；枯槁的枝頭已有些黃羽的小鳥，向着太陽唱着迎春的歌，山野的衰草，黃衣已開始剝落了；漲滿了的橫貫全村的小河，流水一天到晚淙淙的低唱着，田裏積滿了水，第一次的春耕還有幾天等待，男子們一連十幾天不下田去工作了，他們只拿些竹牌和骰子消遣他們的長晝，婦女和孩子穿起她們最美的衣服，閑空地游玩吃喝着。

夜了時，小孩子放射着花砲，得意的高笑跟着砲的爆裂聲與奇麗的火花一起飛揚在屋前的廣場；屋子裏發出聚賭者呵喝與歡笑的聲來。鮑老頭家裏却異常的冷靜，兩對兒媳都到丈人的家裏拜年去沒有回來，鮑老頭一個人在燈下抽足了煙，呵欠着自行睡去了，來泰依然是在自己的冷臥室裏苦悶着，他不會賭，又不歡喜找人去閑談，更沒有親屬戚友的家宅需他去拜年，他照例孤獨地悶着作焦灼的悶想，阿珠被人邀家去到廟裏看秧歌燈——那些能够振盪鄉村青年男女的心魄的秧歌燈，有鬍子的人照例覺得這種腔調不大正經，但他們總說保保一年的太平，總於大家損出幾毛錢來邀一班來開演幾天，讓年輕的痛快地顛倒幾天，自己有時也忍不住瀟着笑臉去偷偷的看一會。來泰今天晚上是渴想着去着一看的，但他終於睡了沒有去，忽然他聽見從老頭的房裏發出聲來：

——來泰，來泰你睡了嗎？阿珠這時候還沒來。大姑娘了，半夜三更的，你去接了來。

來泰應着起來：

——知道了，門我反扣着吧？

得了這樣差使的來，他的心有些振動，胖胖的臉又在他的眼睛裏微笑起來，他像聽見自己的心才別別的跳躍，連忙燃起了一管燈籠，把門反扣了，急匆匆地向戲場走去。

——今晚上一定捉住了，不能放過，決不能放過。——他好似在向自鼓動勇氣，但他的心跳得更厲害，臉孔一陣陣的紅暈與急張了，他把手擦了擦睡過的眼睛，急促促的趕這相距二里多的路程。四周都是田野，月色昏朦地沒有光輝，只看見遠處的山頭黑沉沉地像許多巨人在昂着頭，自己的燈照出一個周圍五六尺的光圈，也只見一段白色的道路和些路邊的衰草，燈籠嘖嘖的振動，腳步的聲音，很簡單的沁入他的耳管，夜風吹到臉上他感到了涼意，但他還覺得自己周身的赤熱。他只瞟着看看迷茫的四周，好似那些都在偷窺他的心緒一樣，使他怯弱起來，但他還是急急的輪着步伐。

現在戲場裏的燈光人聲，已打入了他的感覺，他的心跳得更厲害了；他用着尖銳的目光向人羣

中探望，像餓了的野獸找覓食物一樣，他走入人羣裏了，他已能看見台上的歌舞了：

——等待三更月兒高，

望着妹的窗，不見妹時好心焦！

啊喲我的好妹妹

是那個把你絆住了？

台上正是一個白衣的少年，一壁兒徘徊一壁兒唱：

——不來不來不來也好！

就讓我整更整夜的瞧。

我直瞧到月兒滅了，

我直瞧到晨雞啼叫。

來泰聽了這樣從他自己心坎發出來一樣的歌詞，使他陶然了，等到耳邊聞到一個老頭子的罵聲：

——這娘的，他不知幾世沒老婆，這樣的夢想顛倒！

他才醒覺過來，連忙找覓阿珠，便看見女人坐的台上，胖胖的臉正在微笑着看台上的歌舞，他回

頭又望了望台上的少年，他便有些氣憤，便擠人堆走近了女台裏有力地向她招呼：

——阿珠姊，爸爸叫你回去了呢！

他這樣大聲一說他好似對台上的少年復了仇的一樣。阿珠聽見了他的呼喚，便詢問他：

——哥哥們回來了嗎？

——一個也沒回呢，爸只一個人在屋裏。

——那末我就去！

她向同坐的女伴告了別，走下台來，當她因沒有扶梯要跳下來時，她覺得胆虛。

——來泰哥攙我一攙，

便把自己的左手給了來泰，第一次接觸到女性的肉體的來泰的手心，便似感了電熱的一般，立刻從臂膀傳達到周身，起了一陣微微的麻木，有說不出的快感。跳下了台，她的肝臉也微微的現出兩朶紅雲，來泰便放下了手，好似手心中還覺得滑膩膩地塗了一層油一樣。他們便離開了戲場走回家去了。阿珠在面前，來泰後面跟着，燈籠的光圈正把兩個人圈住；來泰看着她一鼻一鼻走動着滿豐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的同志，這位同志的職業和他一樣，他們沒處說法的時候便兩個人一唱一和的自已說。

——對啦，女人一上十五六，萬不可再留在家裏了。

——我們這裏一向就還好，現在可大大的不行，公偷媳婦，阿弟瞞阿嫂，長工偷主子的女兒，這些醜事也不時有得聽見了。

廟裏坐着的人，還有不少，鮑老頭在家裏坐得厭煩了，繞過田頭，他也在這兒和人家閑談另外的事，人家聽見了有人談到偷漢子的好材料，便終止了自己的談話去傾聽他們的；

——自然囉，年輕的人吃飽了飯，貪吃懶做的，儘是轉這種壞念頭。

——那末傷風敗俗的事體便多了。

這使鮑老頭聽了有些刺耳，他疑心人家正在暗刺着說他的。許久以來，他看了家裏似手有些兩樣，不大說話的來泰，竟然時常要唱靡靡的山歌，已被他喝過了幾次，女兒的身子似乎也突然的鬆弛似的更加發胖，眼睛裏時時透露富含春情的笑

紛：胸部也高漲了不少，走起路可以在衣服中看得出一對盪動着的肥乳，臀部很靈活的扭動，不像是個處女緊張的肉體：

——他們有了勾當嗎？

——他有時留意到兩人這些異樣的特徵，不禁逗起了疑雲，但自己搖了一搖頭，奇怪自己的忘想：

——來泰，也老實，女兒是平素也很規矩的。

他把那些特徵的發見當做自己的錯覺，接着也忘却了。聽見了廳裏的談話，他的疑雲又漫滿地罩上了，他允自覺得耐不住，坐立不安起來，便勉強的咳嗽了幾聲，把長煙袋在地上使勁的敲了幾下。立起來走了回去。心裏似乎得到了一個證據似的：

——一定呀，他們有了勾當了！

這樣自言自語時，他把手裏的煙袋望空一揮，與其說他有些怒憤，不如說他感到了焦急，他急急的走着，腦子裏重新映上了女兒身上的異徵，他走進屋裏了，女兒一個人坐在廊下縫衣，自從有了第

二個嫂嫂比她前閑空了許多了。看見老頭走入，忙把手裏的活計放下：

——爸爸，你回來啦。

——唔！

他不去看她，在矮桌邊的椅子上坐下，氣鼓鼓的又燃起煙來，他很想發作幾句，但是他沒有做，阿珠已在廚房裏很靈活的泡了一碗濃茶捧着送到他的面前，他接來喝了幾口，廟裏所受的悶氣，便立刻消散：

——女兒真不錯，媳婦總是人家人，只曉捧着自己的老公，那能服侍得這樣周到——又小心又體貼的。

他這樣一想，招贅的念頭便越加濃厚起來，不禁溜眼向女兒的臉上一望，她却管自繼續剛才的活計去了。

——就使是真的，也不要緊，將錯就錯，這計兒也不錯。

他便心裏得了一個決策，很靜心的抽着煙，盤算着種種的好處：來泰好久以來便和自己的兒子

一樣，又勤懇又能幹，兩個兒子還不及他，有時自己氣頭上，罵他幾句，他總是服貼貼的不作聲，兒子呢，討了老婆便眼裏沒有自己了，稍稍訓幾句便比你兇，每每的給自己抬槓，整幾天的叫也不叫，一進門便鑽進老婆的房裏，兩個人有說有笑的不知在說些什麼體己話兒，把自己冷落着。那末，他越想越覺得女兒的好處，自己如果沒有這女兒不知要清冷得如何田地。如果把來秦招了贅，第一件便宜的粧奩便省去了，女兒永生永世不離開自己的身邊，老來的晚景不也熱鬧些嗎？

不久，他這種意思在燈下的閑談中表露出來。有一天他故意喟嘆着說：

——什麼心事到沒了，只是阿珠大起來了，一向服侍慣，怎捨得放出去吶？

這樣一說，他偷偷的望着兒媳的面色，覺得他們都沒有理睬他的樣子，但大的兒子却變得很難看。阿洪許久以來還記得妹子待他的好處，阿發却時常在怪父親老發昏的，還要把這麼大的女兒留在家裏，多費了他的財產。阿珠聽着父親說到自

己，便跑到房裏去了。

五

這一夜裏，鮑老頭的房裏發生了爭論。老頭在把自己的主意與阿發商量，起初只是低低的私語，後來聲音漸漸的高起來，來泰還沒有入睡，他遠遠的傾聽着他們的語聲，可是聽不清楚。他近來很留意人家的談話，怕人家說起他們的秘密。聽見老頭房中父子的夜談，他疑心自己的事件發覺了，但他聽不清楚，只聞到似乎談起了阿珠的事，父子兩人在吵起嘴來，他忙爬起了床，偷偷地曳着鞋跑過去，那末他認到了老頭的話：

——那末你的意思這樣辦不對麼？

——人家的閑言閑語很厲害呢，你這樣的一來，我們以後還有這張嘴臉，去見人嗎？好似以前人家所說的都不錯似的。——阿發的聲音。

——但是事情是要緊了呀，我年紀這麼大了。
——老頭悲咽的聲音。

——只要你肯，來話的人家也不少了，——阿

發的迫勒的聲音。

——是談到阿珠了，是談到阿珠了！

來泰的心裏跳起來，又側着耳聽好久沒有聲音，一會兒阿發又在激昂的說：

——照你說，這窮鬼，你叫她喝西風嗎？

——好，你也說夠了，事情不是今天明天就決得定的，我要睡了。

他聽見阿發要走出來了，便跑到阿珠的房裏，把自己聽聞的話告訴了她，阿珠只流着眼淚不作聲，她聽了父親的意見與兄的阻難，她只有流着眼淚，當來泰問她：

——你願意把我離開麼？

她仍然哭着自行向床上倒下，及至來泰向她作了再三的溫存，他的臉上才回復了微笑，坦然地接受了他的愛撫，把頭倒入來泰的懷裏：

——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

——但是爸如果真的聽信了阿發的話，你使甚樣呢？我們不得不離開麼？

——你不要再說到這些了，這使我很難受，做

人那能管得明天的事呢？總之，我愛你，並且我知道你也愛我就是了。——她說着便擋住他的嘴——你再說，你再說我便把你哄出去。

兩只手緊緊地把他抱住，似乎在向他要求什麼了。來泰覺得愛她但也恨她不他給一個誠懇的答覆，便復仇般的反身把她攔住，他想：

——你畢竟是我的了。

她沒有掙扎，服服貼貼地愛着他的擺佈；窗外的月色正照着她半閉的迷人的媚眼，紅暈着微笑的雙頰；整裸了的肩胸沒有一絲掛慮的仰坦着；它們似乎在說：

——任便你任便你。

他便俯下頭去恨恨地一口；一口的咬；弄得她格格的笑。她的確是什麼也沒有在她的心中；只有眼前一具使她陶醉的精壯的男性的肉體，在她的身上振盪。驕傲着自己勝利的撥得。

在農村中生長到二十歲的她，在未得到來泰以前；她的性的欲求確使她感到苦悶，兄嫂們的溫存時時溜入她的眼裏，歌意的心情在她的身中靜

發，來秦躑躅在她的四周，在在給她老大的困惑；苦念着想探摸着神秘的樂趣，來秦便在這樣的情境之中投入進來，已使她的欲求得了充分的厭足了。因此不久以後，當父兄給她選定了一個人家婚期已經擇定時，她便渴盼着另外的一個不識面的男性，憧憬於二度男貞的滋味，那麼來秦幾次摸索到她的房前，房門有時也下起門來了；及至偶而被他穫到而受他的詰責時，她又眯着迷人的媚眼，與淫靡的肉，把來秦沒頭沒腦地籠罩住，使他自己不能再有發洩憤鬱的機會，除了只能使她陶醉的肉肉肉，然而他越是如此的遭遇，越是浸陷於苦悶的深谷。

終於阿珠嫁了，來秦昏昏沉沉地受着老頭的差遣，幫理喜事的雜務，他麻木了，他什麼痛苦也感不到。直至臨嫁的前夕他溜入阿珠的房裏，阿珠除照例接受着惡意的肉肉肉之外，只向他哭訴着自己的無力拒絕的原因，來秦便決然的走出照常一點神態也沒有表示的做事。

阿珠嫁後的幾天，來秦便病倒了，老頭很擔心

的替他醫治，完全的沒有效驗，終於聽從了來泰自己的請求，讓他扶着病走出鮑老頭的家裏，說是有一個遠親從外鄉歸來要他去。但是顯然的，他從來沒有說起過，老頭和他的大兒子，都擔心着他的死亡給他們的損失，便也聽他走了。

他在城裏的一個寺廟裏寄住了有好幾月，病漸漸的好了。失戀並沒使他死了心，他仍不時的在阿珠夫家的左近徘徊，但他畢竟是崩毀了心中的幻象了，他看看已走到了自己最後的道路突然，他回到了雲村，把利益的誘惑把阿發從田裏騙出，那天阿發工作正快要歇手的時候，便遇見來泰走來，說有一塊祖遺的山地，現在剛從家中的破物堆裏檢出了契據，他現在想用最低的價格把它賣去。這使阿發非常高興，急放下鋤頭跟着他上山去看，走近最高的山岡，阿發正要問他這地在那兒的時候，來泰便抽出了藏在身邊的刀，立刻把他砍了幾刀，在溪潭邊倒下了，來泰看着他抽搦了幾下，便弓屈着身子死去了。

來泰便仰天吐了一口氣，立刻在屍的旁邊坐

倒了。他忽想到了自己要殺的正是阿珠，但不知什麼他却殺了阿發，那麼他看着被自己的手慘殺了的屍體，流下眼淚，接着種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忽，及至醒來時，他看見月兒正皓潔的照着自己，他好似還聽見秧歌燈場的歌聲與阿珠肥潤的手臂在自己的掌中，俯下頭來，便看見手中還緊握着一把血污的刀，他立刻覺得恐怖了，把刀向池裏一丟，立起來似被逐的野獸似的不管山路崎嶇的狂奔起來。

六

後來事情便照着必然的程序進行，重復甯靜了這小小的雲村。

愛 蘭

一

「愛蘭已經被母親打發走了，因為新近發見她是懷了孕了，但是她已經有一年，沒有回到家去；自然是有了別的曖昧的事體。雖然以我的意見：一個年輕的少婦，而又有那樣的丈夫，像這種事體自然也不好十分責備她的，但母親以為發生在我們的家裏，總是絕大的恥辱，不如趁早叫她走了的好。」

頌華正把暑假攷試完畢，準備行裝，要回家的時候，他的姊姊敏華用掛號寄了一封催他早日動

身的信，並且順便報告了他這個消息。本來是爲了這事很擔心的煩華，更陷入於不幸的情境中了。當他從號房裏取到這封信，一邊走着一邊便拆開來看，讀到了「愛蘭」兩個字的時候，情緒已然立刻緊張了起來，因爲她是家裏的一使女，從來的家書很少提到的。及至把全文看完，不禁立刻把那篇信箋緊緊地捏成一團，望褲子袋裏塞進。茫然走到宿舍裏，在牀上躺下；他悔恨着自己接到愛蘭來信的時候，不立刻動身的大錯，又把前天愛蘭的來信，展開來重看，覺得不幸的襲來，是無可疑惑的了，便默默地流下淚來：

「愛蘭！」

他這樣的叫了一聲，——也不管對面伏在檯上的同學聽聞了——如像一技銳矢射入了胸頂，深沉的創痛便鑽集在心裏了；同時一個纖小而美麗的少婦的面影，細柔的蓬鬆鬆的額髮，在憔悴的病態中而仍不掩其天賦的美姿的兩片瘦白的面頰，黑晶晶的眼眶很大的雙睛，殷紅中略帶淡白的脣兒，便似乎從照在帳幔上的淡淡的陽光之中顯

現出來了。

——怎麼辦呢——他想——我應該立刻回去，在母親與姊姊的面前，把這事情完全陳訴明白了。使她一切的罪，推到我的身上。

——喲，不——我還是把行期延緩幾天，先把經過的事情，詳詳細細地寫一封信告知姊姊，使她替我設法挽回才好！無論如何，我不能這樣不負責任把她拋棄了的。他把她的全身心都奉獻給我了，她是怎麼可愛的女人呀，只要看她在臨走以前沒有把自己的罪源向我的母親表白，甚至連姊姊也一點兒不知道，就可以知她是怎麼的愛我了；恐怕我在家庭方面或有爲難的地方。我決不能拋棄她的。

他默默地，轉側地把許多假定的計畫存思了一會，總是委決不下呀。他恐懼他的母親要爲了這事和他決絕，他又恐懼她不能和她的丈夫離開，同時又怕她要受到委曲：

——唉，這時候，她怕在受她丈夫翁姑的凌辱了。她呢，她一定痛哭着一句話也不表白，任他們

無情的蹂躪。她一定已被打得體無完膚了。而我，我却躺在這裏，彷彿是一些兒的關係都沒有。

想到這兒，他覺得方才想遲緩一點起行的心，簡直是比野獸還殘忍了，便又咀咒着萬惡的致試，與貪狼的自己。

他起來看了一看鐘點，知道第二次的列車還趕得及，也不管有許多事沒有料理好，便匆匆單提了一只行篋趕到車站上去。

二

在六個月以前寒假的時候，頌華也同樣地帶了二三件簡單的行裝回到家去，從學校所在的 S 地，乘火車到他的故鄉 H 縣，只要五小時的程行，他乘了下午二時餘的列車起行，到家裏已經晚飯時候了。因爲先期沒有寫信通知過，家裏不知道他的到來，沒派人在站上接候；他叩了一會門，來開的卻是一位不相識的二十左右的嬌美的少婦，雖然衣服是穿得異常樸素，但他決不想到是家裏的女僕，她一手提着一只燈一手把門開了，對於這

位不識的年青的客人，不覺愕視了一會，而爲她的嬌美所攝的頌華，也站定了足注視了一會，他滿心以爲是家裏的遠處的戚屬，就微微笑着點一點頭，表示替他開門的謝意，她也驚異地一笑，把門重復關上了。

頌華走到內室，他的母親與姊姊正在晚飯，因爲他的來是出於不意，都很歡喜的立起來，同時他姊姊回頭叫那位少婦道：

——愛蘭，你再添排一只凳子。又對他說——你沒吃過飯呀。待她走了以後他，問姊姊：

——這是家裏的女僕嗎？

——來了已經四五月了。

——我以爲是什麼親戚呢？

——誰都不會相信他是一個傭人的，她真是一個可憐的人。

以後的談話又轉向別處去了，可是頌華的心裏只是牽掛着她，不時的回過頭來，看她有沒有走過。吃完了晚飯，在母親的房裏敘談了許多時候，又到姊姊的臥室，坐了一會，便照例跑到西邊的在

家時慣住的書齋裏去，想把那些帶來的書籍整理一會，走到門口的時候已經見到室內的燈光，愛蘭正在整理他的東西，而且都安置得很整齊了。

——呵，那些讓我自己來弄吧。

——我可以替你整理。隔室的牀已鋪好了。

——不，我同你一同整理吧。

——恐怕我反而把你的擾亂了。

——點也不，你整得很好。

——.....

——你來了許多時候麼？

——大概四五個月吧。

——家裏在什麼地方？

——離城不遠，——般莊。

——呵，弟弟，你還沒睡麼？——敏華跑了進來——讓她整理好了，她可以整得很好的。我天天教她讀書，她識了很多的字。

頤華和敏華走進隔室，又閒談起來，愛蘭把書都安置好便走了。

——姊姊，這樣的女傭真很難得的。

——她真苦，是人家的養媳婦，還沒有成婚哩；而那個丈夫却是個無賴，什麼也不做，只是喝酒賭博。有時還打她，翁姑也異常兇惡，我們的佃戶——她的鄰人——看她苦不過，便介紹到我家來做工，——敏華便詳詳細細的講起來了——我看她異常聰明，便教她讀書，繪畫，她已識了許多字，並且畫得很好，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因為有一個情婦，所以直到現在——她十九歲了——爲了那情婦的阻止，還沒有成婚；把她看成眼中釘一樣。有時賭輸了，聲言要賣了她，翁姑也一樣糊塗，因她爲父母都沒有了，百般虐待也沒人替他出頭。

——我想，就是有父母的時候，把自己的女兒，忍心給人，也只好讓人蹂躪的了。

——我們總想設法幫助她才好。

三

顯華對於愛蘭不幸的命運，由憐憫而進入於愛戀了。當每天愛蘭來替他收拾房間的時候，他們的談話與笑聲，也漸漸增加起來了。而愛蘭苗條的

青春期方盛的肉體，光能攝人的眼珠，又時時給他以一種誘惑。使他寒假初期的兩星期中，陷入於苦悶的境地。

他原有的婚約雖然因了許多努力在上學期的暑假中打消了，可是半年來的生涯，竟使他戀愛的短矢，無可投擲；這時候，便深深射中了愛蘭的身上。

雖然是被愛患苦難所磨蝕的愛蘭，經了半年來敏華的陶冶，如花的青春，正在欣欣向榮了。她頗思與惡劣的命運作熱烈的反抗了，她已不是一個被環境所刻制的萎悴的少女了。

——你天天的替我整理得這樣好，我素來惰懶的習性竟被你感化了；——一天，當愛蘭爲他整理床鋪的時候。他已不像平常那麼的莊重了——我不知拿什麼來報酬你呵。

——這是應該的——她羞恥的回答。

他伸手握住了她的半截裸露的手臂說：

——爲什麼是應該的？

——請不要這樣。——愛蘭略略把手一縮。

——你的美麗的皮膚，竟不為勞苦所損傷呀！

我叫你愛蘭妹妹好麼？

——這是不該當的——她任他把臂握着，只把另一手掩了一掩眼睛，笑着。

——你呢？你叫我？

——我永遠叫你少爺。

——不好，難聽極了。哥哥，怎樣？

——……………

——坐在這兒——她便坐下來，同時握在他手中的臂膀也有些顫動起來。

——你悲苦你的命運麼？我或者能夠幫助你。

——不要這樣了，不是敏姊的腳聲麼。——她是這樣叫敏華的。

——不要緊；她說過了，今天到姑母家裏去的。

——真的，我還有事呢？——她脫身跑走了，走到門口，更不自覺地回轉頭來，望着他抹嘴一笑，很伶俐的逃走了。頌華把一條視線護送着她的後影，直至不看見了她，似乎覺得她臉上的兩朵羞

紅，還遺留在門口的空氣裏面。

他更爲她的美色所陶醉了。

從此他好似一個游獵的勇士，而她便成了一匹穴中的狡兔，他處處地想捕獲她，她處處地逃遁着，他們的家都成爲一個獵場了。他的母親幾乎是一個男性的，差不多天天要到幾家親戚鄰舍的家裏去，或是幫人家料理些重大難處的事，或是談談閒天。敏華呢，因爲她未婚夫回鄉的機會，當然不能長日的管理家裏的事了。一位老的傭婦，她是敏華的奶娘，一天到晚坐在廚房裏念佛，此外只有一位灌園挑水的老僕，空下來總是喝酒和午睡——這樣我們的獵士便可以很活動了。

——不要鬧喲，人家看見了成什麼樣子喲！

——你看，我的這雙手凍得這樣冷了，你讓我在你的袖子管裏煖一煖吧！

——讓我把這件衣縫好吧，太太等着要穿的喲。

——你真忙呀，你的頭髮總是這樣蓬着。——說着頌華便把她的頭髮，用手撫着。

——別要胡鬧，請好好把昨天的那篇東西寫好了給我。

——你真歡喜讀嗎？我還有許多詩集呢，我將來還想爲了你做一首長詩，好麼？

四

從頌華的書齋走出，便是一條走廊，直通到後廳，走過後廳便是一個菜園，左右兩排一式的小屋，右邊是廚房和藏什物的房間，左邊一排，一間便是愛蘭的臥房，一間是老奶奶的，到了晚上後廳的門往往是不關，母親和敏華的房，是在前廳的東廂。在白天頌華在書室裏坐着預備些下學期的功課，但是一聽到人聲寂靜的時候，他總不能再安安靜靜的坐下了，偷偷的溜到廚房一望，只有老奶奶在那兒念佛，便走到對面愛蘭的房裏，愛蘭是坐在窗前低着頭替他打一件領巾，門關着，他輕輕在窗上叩了幾下，愛蘭伸出半個身子來。

——你又來了，今天不關門。

——不，我有要緊的話對你說。

——就立着說好了。

——不，秘密的話。

——討厭的——她把門開了。——快說什麼話？

他走近她的身邊捧住了她的頭，在頰上親了一個吻：

——今天，晚上你應該允許我了。

她的臉立刻紅了起來，輕輕地推了他一下。

——做不到的，你要把我怎麼樣了。

——好，好，你這樣忍心！

——你一點也不顧將來的事體。

她又坐下來打領巾了，他便走近她的床邊，床面前一只小小的桌子，一隻抽斗半開着，裏面可以看見幾張雜亂的紙張。

——不許動他喲，不許你動的呀。

被她這樣的一說，他反覺的非看不可了，便立抓在手裏，她立起來奪，他逃着一面展開了一張，很驚奇的，畫着的真是他自己的面影，而且很歪斜的寫着一個「頰」字，他笑了，他把手指牽着自己

的下眼皮向她笑起來了。她紅着臉追近他的身邊，一把就奪去了。他順勢展開兩臂把她的身軀緊緊的擁抱起來。

我真愛你呀？你逃不走了，你還說不愛我麼？

——……她羞得把兩手掩住了臉。

——好！今天，今天。無論如何。

——那麼，現在可以走了，我真怕你了。

——你答應了，你真的答應我了。

終於，愛蘭一點也沒有拒絕，在晚上，投入顏華的懷裏了。他還是一個童真的男子，許久，許久，祇緊緊地把愛蘭撲抱着在她的床上睡着，撫弄着她的一對肥潤的乳峯，吮吸着她的珠唇，愛蘭呢，很嬌羞的把眼睛緊緊的閉着，他從她的身底抽出一隻右手，把披在她前額的劉海望上掠了一掠，又銜着嘴在她閉着的眼簾上吻了許久。

——你與你的未婚的丈夫……過麼？

她沒有回答，她索索的在他的擁抱之中戰兢兢了，一滴眼淚從她的眼角流下來，後來她告訴他，她雖然沒有和丈夫成婚：因為他的情婦阻止他，但

是有一次，他晚上喝醉了回來，她替他開了門，他嬉着臉要她答應他，她不肯，他便像野獸一般的強迫。她終於沒有力量支撐，被他強暴了。她又告訴他，她經了這次以後，所得到的只是深刻的痛苦，所以以後，都被逃避了。但是這次的痛苦，她是再也不會忘記的了。她又告訴他，她的五十八歲的翁也頗想不利於她，經她嚴厲的拒絕了，因此她更被他們厭惡，差不多沒一天不找些小故拷打她，她又告訴他，她那時簡直幾次想自殺，後來就是鄰家的榮伯伯，介紹到你的家裏來。她又告訴他，她得了她姊姊的教育，便覺悟命運是可以拿人力來挽回的；她很想和她的丈夫離婚，只是因她自己沒有能力，後來她又說，她自見了他後便被他迷戀住了，她把整個兒的身心呈獻給他，並且她希望他將來不要棄却她。他一面聽他說，一面安慰着她，一而性的情熱慢慢的高漲開來：……

——我完全得到了你了。

——我一概給你了，只望你不要把我中途拋棄。

——不會的，自然不會拋却你了，我的未婚妻已經在上半年解約了，無論如何，我要把你做我的妻子。

——母親不會反對麼？

——母親什麼事都依我的，況且我過兩年畢了業，我可以帶你到日本去的。

——啊，不要這樣呀……

五

——這樣的約有一月的時光，她倆無憂無慮地祕密的度着戀愛的生活，一個人也沒有知道，一點阻礙也不發生，寒假期便滿了，學校開學的通知來了；頌華雖然依依地，但可沒有理由留戀下去了。她呢因為他的大胆，正在天天的擔心着，只催他早點走的好，至及他實行動身的一天，才有些不捨起來，但她的傷感的離緒，只有在寂寞中默默的把自己消磨。

頌華到了校裏以後，總尋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來和她通信，只希望她能在他給敏華的信中，知

到他的消息。在別離以前，她倆已計慮到這一層，所以愛蘭對於頌華每次的家信，也時常留心的，她自己呢，雖然寫的不好，但比較能夠便宜一點；不時寫幾封短短的信：

——哥哥，你走後，我真覺得難過。哥哥：你想起將來的事，我要哭了。

——哥哥，昨天晚上我夢見你愛了別的女人，把我拋棄了，我哭醒轉來，我想，我的哥哥是決不會棄我的，不會的，一定不會的，哥，你要永遠愛我的吶！

——我家裏的鄰居昨天帶了一個信息來，他說我的丈夫——不，我不叫這樣的惡人做丈夫了——總之，他聽了他那位情婦的話，說我在外面有不好的事，要把我叫回去。我們的事他一定不會曉得的，他不過是猜疑吧了，我，我死也不回去的了。

——做姊說近來我的態度很有些變化了，我很心虛，不要她已經知道了麼？哥，我很想對她訴說，但是我總是說不出口。

——你雖然不能寫信給我；但我從姊姊的信裏，知

道你身體很好，並且我想你一定沒有忘記我。哥，你真還要兩年才能畢業麼？我真怕，兩年，多長久呀。但是等着，我永遠等着你。

——家裏婆來過了，說家裏沒人做生活，要我回去，是敏姊拒絕了，她一定不肯，後來敏姊給了她兩塊錢，她才走了。

——哥，你走的前晚對我說，你畢業之後，便到日本去，家裏方面領到錢就帶我同去，自己私下再去攷官費。但現在我想叫你去欺騙母親總不好吧，我要叫你犯罪了怎樣好呢？

她的信中反反覆覆的這幾句話，使他讀了每次總要流淚，同時也使他更愛她了，他總是天天晚晚的思念着她。他幾次想把這事寫信告訴他的姊姊，但是終於沒有勇氣，幾次想寫幾次又擱下了。後來在他快要完畢暑期攷試的時候，她又來了一封信。

哥哥：我真要怕死了。本來我已經有些疑心，從你走後，我的月經還沒有來過。起初我總以為是病，萬萬不敢想那可怕的事，後來一月一月的不

來，我一月一月的驚怕，但是還不敢告訴你，恐你擔憂。近來甚至於肚子也一天天的高起來，並且裏面覺得有些動。啊喲，這是什麼好呢，如果被母親知道了，那還了得麼？我的命竟是這樣惡劣。但是想你不久回來了，或者還可設法的，在她們未覺察以前。你快來吧，我急死了。 你的妹妹

他得了這不好的消息，已經不安了，但他沒有這樣的經驗，總以為還可以緩一點。終於把攻試延過了，而敏姊的信也來了。

.....

雖然不過是五小時的行程，但頤華覺得今日的火車，走得異常的緩，心頭急得同火拷着一般的難受，白嗶嘰的外衣上面，已印出了許多汗痕，看看還不過走了一小時的路程。想自己徒然急着也是無用的，便從行篋裏拿出一本小說來看，可是白紙上面一個個的方塊字，像螞蟻一般的亂爬着，終也看不下去。便立起來望着車窗外面的風景，陽光像火一般的赤熱，但因火車的疾駛而引起涼風，吹到伏在窗外的半身，很是涼快，鐵路旁邊的田疇：

一片正已成熟的金黃的稻禾，零零落落的已有幾個農人在田畔一起一伏的打着早熟的稻穀。他的思想，也像一樣的起伏着。

——啊，她不要已經自殺了麼？不要已經被凶惡的丈夫打死了麼？

——啊，愛我的母親，你竟會這樣的殘忍，你不會想到這是你愛子所做的事麼？

——假使她是死了；那麼，罪魁的我，除了同死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贖罪呢？

他想到這裏，恨不得立刻跳到車外才好。

六

六車窗外的天色，漸漸的陰暗下來，夕陽的餘輝，鑲在山頂灰色的雲陣的四邊，透出金黃色的光耀，如像一幅美麗的畫圖，H縣城的城牆，也隱隱從這幅畫圖之中顯現出來了。在隆隆的車輪聲裏約略可以聽到鐵路旁邊的稻田裏車水的農人的歌聲，已經完全是H縣人的方音了：

——紅紅的桃花綠綠的柳，

恩愛的私情終不到頭。

爲了我的哥呀你的媽，

一對鴛鴦生生分了手。

——酒鬼的夫郎我不愛，

我要等我的情哥來。

籬笆上的薔薇朵朵開，

我等情哥終不來。

無論誰在這樣的情境之中，都要醺然陶醉，但是頌華他只是流淚，因為恐怕給坐在對面的客人看見，面上的淚，又只好讓習習的晚風把他吹乾。

汽笛聲銳利而冗長的吹鳴的時候，他的情緒更爲緊張了，只覺得胸頭勃勃地急促的震跳，而顯燥急地紅漲起來，看火車伸進了H站的兩旁月台之中，不得不提起手邊的行篋，投在潮湧的衆客之中，走出車箱；當一隻腳踏上月台的平面，正如輸絕了的賭徒擲他最後所有的孤注一樣，恐怖和希望交織在他的幻想之中，讓他的雙足隨意地前邁，已走出車站的門口了。幾次的遲疑終於下了一個

很大的決心跳上了一輛車子，趕到家中。他輕輕的叩動了幾下門環，幻想着愛蘭來替他開門的光景，但是開出門來的，却是管園的老僕：

——少爺回來了麼？你什麼不先寫信通知一聲讓我到車站來接你？——他說着便從少爺的手裏提過了行篋。

——這樣重的，自己拏，真肯吃苦。

他一直走到內室，同樣他母親和姊姊坐着吃飯，立起來歡迎他叫女僕快去燒水預備他洗浴。他只是茫然的點了一下頭，向四下痴想一會，像找尋什麼似的找尋明知已不在了的他的愛蘭：

——唉，沒有愛蘭了。

悽然的情懷，使他什麼也沒有說一句家常的話，立刻跑到自己的書齋中去了。

——喲，頭兒受了暑不適意麼？母親驚異的問了。

敏華便放下了食具，跟了他走來。他已睡倒在沒有整理過的牀鋪中了。

弟弟，你什麼了，路中受了暑麼？

——不，沒有什麼。——他搖了搖頭——姊，你告訴我愛蘭的事吧。

——愛蘭的事？——她很出驚。

——姊，你難道一點也不知道我與愛蘭的關係麼？——他哭了。

——我殺了她了，我殺了她了！

他頭倒在姊的膝下，緊緊地握了她的手，把前後經過的事，哭着告訴他的姊姊，他並且悔恨先前對於姊姊的隱瞞，悔恨接了愛蘭最後的來信，不能立刻回來解決這事，讓家裏發覺了她的祕密。我怨恨殘忍的母親對於這樣的少女一點兒沒有同情，他又怨恨敏姊爲什麼讓母親這樣的做了。他最後說：

——愛蘭一定不能受這樣的恥辱，我殺了她了。

七

敏華對於這事，自然不是完全蒙然的，她也經疑慮到他的弟弟的一層關係，但是自從頌華上次走了以後的愛蘭，完全的投入於情淵深底的愛蘭，

已變了一個孤獨的憂鬱性的女子，與樂天的敏華，已頗疏淡了。同時敏華爲了自己的婚事的準備，一向就不注意到愛蘭的身上。所以從發覺了愛蘭懷孕的事，她的一剎的疑潮也淡然的過去。對於母親要打發她走的意思然雖竭力反對，不過後來母親趁她不在的時候，用着溫和的態度對愛蘭說：

——你來了這許多時候，不回去也不是事，你的家裏又常來吵鬧。不如趁現在清閒一點，回去一次吧；並且你的身體近來似乎也不大好！

聰明的愛蘭自然不會不知道要她走的意思的便一句也不表白的立刻準備了一點隨身衣服，悄然去了。

敏華知道了之後，未嘗不代爲黯然，但不久也過去了。及至聽了頌華的自述，便深深地失悔了。他們便設法挽救這重大的過誤，祕密的同到殷莊探訪了一次，他們不敢直接的到愛蘭丈夫的家去，但所得的結果：愛蘭沒有回來。

到那兒去了呢，敏華的意思以爲她一定到S地找尋敏華去的。他便向母親處托故跑到S地，在

學校的門房中一間，果然有一個女子來找過他的，門房告訴她，他已經回到家裏去了，她就走了。

頌華連忙趕回H縣，想到了家裏再和敏華商議找尋她去，一走進門，只見母親正坐着發怒，她告訴他，敏華跑到了外面去了，這樣熱的天氣，我叫她不要出去，她一定要去。他沒奈何又跑到外面，遇見老僕匆匆走來，他說——敏小姐差人送了一封信來，那人說，如果少爺來了便給他。

他說着從袋裏取出那封信給他。

愛蘭在H醫院六號病房，見信即來。

他急了，立刻跑到H醫院，問明了六號病房的地方，門房告訴他，六號病房裏不是一個女客麼？她很危險，剛才已搬到外面了，他找到了那地方，愛蘭已經垂危了，臉上一點兒的血色也沒有，雙眼向上瞪着，神志已昏迷了。許多醫生圍在她的榻旁，敏華坐在榻上流着淚，他見了這樣的情狀，心血幾乎要凝凍了，一脚便跳到榻邊，拉住了病者的枯了的手臂。

——愛蘭，愛蘭，你的哥哥來了！

但她只能在迫促的喘聲之中，長長地呻吟了一聲，表示她已知道了，頌華便伏下身去，把臉委貼在她的臉上，冰冷的眼淚流到她的面頰。

——先生，請你離開了吧，她已沒有希望了。

這句話深深的刺着了頌華的心坎，他幾乎暈迷過去了，許久，許久，他抬起頭來，望着他的姊姊：

——她什麼會這樣的呢？

——你走了不久，我就接到醫院裏送來的信，說有一位女客，在輪船中流產了，由船裏送到他們的醫院，據說沒有親人，只要到我們這裏通知一聲好了，我得了消息馬上跑來，她的神志還比較清醒，見來的是我，便問：「頌哥呢？」我說：「他到S地找你去了。你從什麼地方來？」「我也從S地來的，因為知道他已回家，便趕來了，但坐了一次火車，肚中震動得異常疼痛，因此回來便改坐了輪船！我覺得很怕，不能見我他了！望他不要過於悲傷才好。」我安慰了她一會，剛才又崩了一次血，神志便更昏了，醫生說一點兒的希望都沒有了。

頌華聽了姊姊的話，更低頭注視着愛蘭，面色更然呆滯起來，喘聲漸漸的低微。

——先生，離開吧。

醫生催促的時候，愛蘭的臉上似乎掛着一粒淚珠，頌華替他拭去了，她微微的慘笑了一笑，使沒有聲息，發狂了的頌華，還緊緊地把她抱着：

——愛蘭，愛蘭！

一九二六，九月。